



三江源自然圣境区域内的社区保护现状报告

The Report of the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of Sacred Natural
Sites in Sangjiangyuan

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

Qinghai Gangri Neichog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Center



2020. 8. 31

序 言

从2018年6月到2020年8月，本机构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的资助下在青海的三江源地区开展了“自然圣境社区保护地现状调查及数据库搭建”项目。调查内容为三江源地区的自然圣境即神山圣湖的社区保护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搭建自然圣境数据库。

历经两年的努力，本项目期内完成了31座神山圣湖的基础数据收集和整理，撰写了9个详细社区案例，内容覆盖自然圣境区域内垃圾的挑战、虫草管理、草场和气候变化、人兽冲突和生态旅游等方面的环境挑战，深入了解了社区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回应策略，同时，调查了解民间环境保护机构、政府、寺院等在背后发挥的不同作用，协助社区尝试平衡“发展与保护”。参与项目的调查人员如下：

尹杭，项目负责人，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负责人，负责调查的设计、组织团队开展实地的调查，报告的撰写、统稿、排版及印刷；

缪芸，现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教师，2018.4-2018.10为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项目调查员，参与调查的设计、参与部分实地调查和报告的撰写，并根据调查内容在2020年5月《北方民族大学报》发表《地方性知识的变通性》；

叶西卓玛、公保、曲尼更松、斗泽加、赵晓艳，先后在2018.6-2020.8期间参与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项目的实地调查工作，马文利、朋毛吉、斗泽加在实地调查后进行了访谈内容、调查问卷录入等信息整理工作。最后，志愿者王迪对本报告进行了文字编辑。

项目还得到了青海省林草局国际合作处、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环境保护厅、青海省称多县人民政府、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青海省果洛州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东坝乡环境保护协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还有为本报告提供指导建议的郭净老师、张颖溢老师、刘炎林老师、扎西桑俄老师。特此表示感谢！

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

2020.8.31

目录

一、背景概述.....	3
二、案例讨论.....	5
(一) 普遍的垃圾难题.....	6
1. 神山圣湖的垃圾问题及社区自组织行动.....	6
2. 垃圾问题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10
3. 零废弃社区给藏区垃圾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考.....	10
(二) 神山的虫草管理.....	13
1. 在神山挖虫草有普遍的忌讳.....	13
2. 不同时期对神山的敬畏和对虫草的看法.....	16
3. 神山虫草管理案例.....	18
4. 其他神山地区对虫草的管理.....	20
(三) 气候变化和草场.....	21
1. 三江源地区的气候变化.....	21
2. 玉树囊谦县东坝乡的传统物候记录和其他地区的物候记录.....	23
3. 回应草场管理的新挑战：称多县的畜牧合作社.....	25
4. 回应草场管理的新挑战：哇赛乡的蔬菜大棚.....	29
(四) 人兽冲突.....	31
1. 人兽冲突在进一步升级.....	31
2. 家畜保险基金囊谦试点案例.....	34
3. 对于新冲突物种藏区流浪狗的缓解方案.....	38
(五) 生态旅游管理中的挑战.....	40
1. 外来旅游和当地人环境之间的矛盾.....	40
2. 不仅可以看到自然风光也希望把本地文化传播出去：来自年保玉则民间的尝试.....	43
3. 大熊猫谷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	45
三、讨论.....	48
1. 保护行动体现多方互动.....	49
2. 传统知识与新知识的融合.....	50
3. 理解社区中人的复杂动机及实践.....	51
4. 社区保护的需求和未来支持建议.....	53

一、背景概述

圣境是指由于传统的文化信仰而受到崇拜、禁忌和保护的一类特殊自然-人文景观单元。如人们常说的神山、龙山、风水林、龙泉及宗教庙宇所在地等¹。自然圣境（Sacred Natural Sites）泛指对当地的人和社区有特殊的精神意义的自然地域，可以是山岳、湖泊、河流、森林、石头等，包括土著和传统民族认为神圣的地区，以及宗教或信仰承认为礼拜和纪念场所的地区。它们是最古老的保护区，生物和文化多样性很高，经常被列入社区保护地（ICCAs），它们保护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保护维系生物多样性的传统习俗、做法和知识，促进人与自然的相互尊重²。

对神山和圣湖的信仰在中国藏区的生态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苯教和藏传佛教两方面的元素。山神按等级分类，有第一等级到第十等级的分类。从一到十，数字越高等级越高，第十是等级最高的山神。按性格分类，山神跟人类一样，有性格比较暴躁的，也有性格温和的。按信仰范围分类，有民族共同的山神，部落的山神，村子的山神等。一个地区的山神和山神之间一般有对应的关系，比如亲属关系，种属关系，等级关系等。如果触犯了山神，会招致对局部区域及个体的惩罚。反之，则会受到恩惠，风调雨顺，人受到神灵的护佑。一直以来，藏族人对神山有很多的禁忌，比如在神山区域内禁止砍伐树木，捕杀野生动物或家养的牲畜，污染水流，大声喧哗等。这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有着积极意义。在申晓莉等人的研究中，2004-2007年间他们在153,002 km²的四川甘孜地区共调查了213座自然圣境³；在三江源地区自然圣境的研究初期，我们仅从藏汉双语的文献中就收集到140座自然圣境。由此可见，神山圣湖在当地具有广泛的分布，再加之当地藏族生态观念中关于崇敬自然、敬重生命的价值观以及与自然相适、相和谐的互动和节制俭朴的生活方式，为在高原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体系。⁴

同时，由于自然的变化、生计的变化、旅游等外来项目的原因，社区的生态保护面临挑战。从国家层面到社区层面，也有了各种保护方式，比如2018年1月26日，

¹ 罗鹏、裴盛基、许建初，2001，Sacred sites and its impl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Yunnan, China[J]. 山地学报, (4):327-333.

² 来自 IUCN 关于自然圣境的定义。

³ 申晓莉、吕植、李晟之等人，2012，Tibetan Sacred Sites: Understanding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s Role in Modern Conservation. Ecology and Society 17(2): 13

⁴ 洲塔，2010，崇山祭神——论藏族神山观念对生态保护的客观作用，甘肃社会科 doi:10.3969/j.issn.1003-36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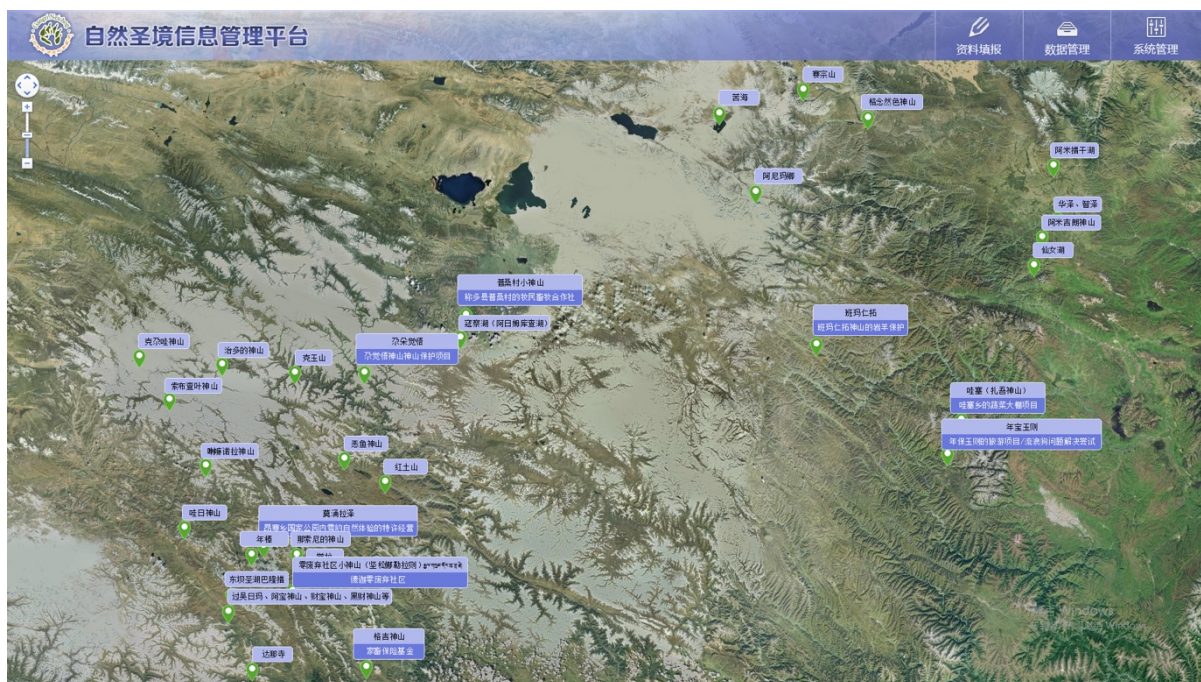
国家发改委公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至 2020 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近年随着青海省“生态立省”战略的全面推进，经多方共同努力，青海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的成效。同时，民间环保机构对生态保护的倡导及支持，社区自发的环保行为、传统文化、法律、经济补助、村规民约等多种形式也都在社区层面的生态保护中得到了体现。因此，需要对不同社区的环保行为进行研究，了解社区在环境保护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了解不同机构及个人对生态保护的认知及所采取的策略。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支持下，从 2018 年 6 月起，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雪境”）工作人员在三江源地区（即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源头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水源保护地）开展了多次的野外实地调查，访谈了超过 140 位当地人，其中多是对当地神山圣湖自然保护状况比较熟知的环保小组、寺院僧人、村长、老人、当地政府官员等⁵，通过对这些关键信息人的访谈来了解三江源地区神山圣湖（自然圣境）的基本状况，包括，动植物信息、神山圣湖禁忌、气候变化、草场变化等，同时深入了解社区认为的当地自然圣境所面临的最大的环境挑战以及是如何回应挑战的。

在访谈中，超过 48% 的调查问卷中提到了自然圣境垃圾问题，超过 43% 提到了气候变化，更有 96% 提到了与当地野生动物发生的冲突，例如玉树区域比较严重的人兽冲突问题，还有一些在果洛年保玉则区域因生态旅游引发的问题等。因此，将三江源地区自然圣境区域面临的环境挑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垃圾问题，虫草管理，气候变化对草场等的影响，人兽冲突和自然圣境的生态旅游管理。

雪境机构除了完成 31 个自然圣境点的基础信息的整理及线上数据的呈现，此调研还选取了 9 个案例进行调查分析来阐述目前自然圣境区域内社区是如何回应以上的环境挑战，案例包括玉树州称多县普桑村的牧民畜牧合作社，果洛州哇赛乡的蔬菜大棚项目，果洛州年保玉则的旅游项目，果洛州的班玛仁拓神山和玉树州的尕觉悟神山寺院允许在神山挖掘虫草的现象，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国家公园内雪豹自然体验的特许经营项目，玉树州囊谦县德迦零废弃社区，玉树囊谦家畜保险基金，果洛地区流浪狗问题解决尝试等（如下分布图）。

⁵ 包括不限于东坝乡环保小组、称多县清水河镇镇长、阿尼玛卿雪山圣地的作者、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会长、玉树地区的有经验的放牧老人等。



31 座自然圣境和 9 个案例的分布图

调查方式主要是针对当地关键信息人进行深入访谈，也收集整理了来自环境保护机构发布的文章等大量二手资料，同时穿插了少部分其他藏区的资料作为补充。调研把社区放在一个与市场、政府和外来环境保护机构互动的背景下，理解和分析生态保护与文化、经济、政治的关系。在这里，社区的定义主要指以行政划分为基础的村落，包括环境保护机构的服务人群。

二、案例讨论

根据访谈和问卷调查,自然圣境区域内面临着垃圾的挑战、神山的虫草管理、气候变化和草场的挑战、人兽冲突和生态旅游等各方面的环境挑战。现对环境问题现状、当地社区和自然保护区共同应对问题的挑战逐一进行案例分析。

（一）普遍的垃圾难题

1. 神山圣湖的垃圾问题及社区自组织行动

在神山区域的访谈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提到了，不论是在玉树杂多的喇嘛诺拉、跨称多县和曲麻莱县的尕朵觉悟，还是在果洛地区的阿尼玛卿、班玛仁拓，都面临着令人头疼的神山垃圾的问题。而这些垃圾除了来自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当地老百姓在宗教习俗活动中使用的食物和用品，例如像转神山的信徒会将一些食品垃圾丢弃在转山路上；会在祭祀时将像隆达（风马）经幡一类的宗教用品放置在自然里；也会在祭拜圣湖时投入一些“宝瓶”（现代宝瓶多是化纤产品，扔入湖中之后难以降解）。这些物品对草场和湖水都产生很多副作用，比如挂经幡的地方，常年遮挡阳光下面的草长不好，出现黑土滩的情况；湖水中投入大量的宝瓶，造成水体污染，导致水里的鱼等生物窒息死亡的情况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当地神山的主要管理寺院和生活在神山周围的老百姓无一例外的组织起来动手去清理来解决这一问题，形成了各地社区处理垃圾这一公共事务的行动方式：有的是以寺院组织为中心，有的是以当地村委（各大队）为主，有的是当地社区中形成的“保护环境”积极分子小组的村民响应，但同时住在神山周围的老百姓也很困惑如何限制外来人员丢弃垃圾的行为和有节制的散播宗教用品。



神山祭祀撒在草地上的隆达（风马）

在神山周围居住的无论是僧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当看到垃圾对自己生存的环境造成的影响，出于对自然圣境的敬畏之心都会自觉的行动起来，但对非本地的朝拜者的

教育尤为艰难。杂多县喇嘛诺拉神山色扎寺僧人无奈道：“我们说的话，**本地人是非**常听的，**但是外面来的（非当地村子）管理非常难。**”也因此，本地人就自觉的担负起使命清理起垃圾来。

“来喇嘛诺拉转山的人，有些会乱丢垃圾，有些人不会丢垃圾。一般丢的垃圾会被本地的村民捡了。因为大队会组织捡垃圾，就是一个月或两个月捡一次，也不是固定的。人多的话就是一个月一次，人没有那么多的话，就是两个月一次。**捡垃圾是一件很有用的事情，这样既不污染神山，牛羊也能吃的好。**大队组织大家捡垃圾，能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这一点国家也是非常注重的。**人们周围的环境是不能污染的，因为人们自己也要依靠环境来生存，佛教里的清洁观念，意思也是保护环境。**”——玉树杂多县喇嘛诺拉神山周围村子的村长。



喇嘛诺拉神山脚下的色杂寺在清理垃圾，色杂寺寺管会主任格松提供照片

玉树曲麻莱县巴干乡团结村的村民们，每年会到尕朵觉悟神山上捡三次垃圾。每次参与清理垃圾的行动时每家每户出一人。询问到每个组内部是怎么讨论和规定清理垃圾的方式时，团结村的村民说道：

“一个是挖虫草之前，把垃圾从头捡完之后再返回捡一次，然后是马上要冰冻的时候捡一次，最后因为河流呀什么的开始结冰之后，那里头的垃圾到时候是捡不了的嘛，所以就等着春天那个冻融化的时候再捡。村民们也同意，挖完虫草以后的六月下旬，再捡一次垃圾。”

团结村的村民们，不仅在自己居住的朵朵觉悟神山附近捡垃圾，也会自发组织到乡上去清理垃圾。因为巴干乡是一个虫草贸易市场，很多人在那里售卖，也有很多外来的老板来这儿收购，再加上有很多外地人来开饭馆还有商店，因此产生了很多垃圾。

“乡上的垃圾特别多，我们就春天去捡一次然后秋天再去捡一次。团结村所有的人都会自愿去乡上捡垃圾，因为山水呀这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包括之前的动物鱼啊什么的也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我们都要去捡垃圾。”



在杂多县公路周围定点堆放垃圾的场地

“在捡垃圾过程中发现最主要的垃圾来源还是撒隆达和使用塑料袋、饮料瓶等。”——阿尼玛卿神山下雪山乡环保小组成员说道，他们还跟这里经商的人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也讨论过，跟乡领导商量，由乡政府出面，对那些制造垃圾的人比如饭店、商店进行罚款。”

来自年保玉则的僧人华泽用记录片《祈福的忧虑》记录了物质条件变好后，当地人随意投放宝瓶、悬挂大量经幡，因为新的材质不易降解，而且数量过多，导致了牦

牛误食后死亡的问题。华泽主张清理，而一些老百姓不理解这样的一些圣物怎么会被当做垃圾。在2014年丽江举办的COART艺术节上放映这部纪录片时，华泽也说到，虽然他是僧人，但因为提出这些祭祀圣湖的宗教用品造成了环境污染，也受到了当地人的质疑，但他同时也是从小在那里长大的，看到了家乡环境的变化，希望能做一些事情。他说到拍记录片的初衷：“只讲环保道理，老百姓很难接受，拍成片子后，他们看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后，会开始一起动手清理垃圾。”（下图来自乡村之眼影像计划）



在和江才桑宝⁶交流中他也提到宗教活动产生的物品对环境副作用的改善方式，“未来来转神山的老百姓可以每年组织一些清理垃圾活动，也倡导他们撒龙达和挂经幡时，可以做一些生态羊毛经幡，量不要太大，就是按照标准要求。如果大量的人来挂经幡和撒龙达时阻止一下。因为有些山快被包围覆盖了，神山周围的草地上草也不长了，不良影响特别大。可以在指定的地方让他们撒龙达，挂经幡，注意控制量。”他又说，“之前神山上有个问题是大家会把旧衣服，头发扔在那里，人多了之后，甚至能堆积成垃圾山，这些习俗也需要慢慢减少。”

虽然当地人都在想各种处理垃圾的办法，色扎寺僧人表示，“**要是**有垃圾桶和垃圾站的话，人们就可以在指定的地方扔垃圾。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按区域设置垃圾桶和垃圾处理站。即便没有垃圾厂，有一辆卡车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卡车可以直接把各种垃圾拉到杂多县或者其他地方的垃圾处理站。”但大家依旧很困扰怎么才能真的解决神山圣湖的垃圾问题，在交流中他们也更多希望能借助外力（无论政府还是外来机构）来支持一些像垃圾桶垃圾车这样的硬件，方便定点收集垃圾。问到什么时候才能将垃圾捡完，僧人期望道，“如果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就好了，学习到环境保护的意

⁶ 现任玉树州囊谦县文化局局长，曾撰写《多康二十五圣地志》（藏文）。

识后，人们就会不再扔垃圾，这样也就不需要再捡垃圾了。”其实他们清理垃圾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教育，不论是与他们转山转湖同行的家人孩子，还是其他外来人，已是一场清洁环境同时的净心之旅。

2. 垃圾问题和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大家重视垃圾问题，究其原因，根植于日常生活的需求：牛羊会因为吃了随处乱扔的塑料或旧衣服而死亡，“人们到处扔垃圾的话，牛羊会吃那些垃圾，而我们又得吃牛羊的肉。那样对谁都不好。”；垃圾在水中会造成饮用水的污染，影响身体健康；垃圾多了，草场的草质和量都变差，影响放牧，牛的饮食，人的生活环境变差。也有宗教方面的原因，尊重各种生命不愿杀生的当地人在采访中提到，饮料瓶乱丢的话，飞虫或者爬虫会进到饮料瓶里因为找不到出路而死亡。

也有很多人谈及故土情怀。看到自己从小生活的地方环境变得恶劣，希望能做点什么。很多人都会说到，好的环境不仅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也是下一代人的。

3. 零废弃社区给藏区垃圾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考

打开一包方便面，里面都会有大小不一的 3-4 个塑料袋，日常生活的便利似乎和垃圾的制造成了正比，如果要想解决垃圾问题，从源头的控制和减量势在必行。藏区第一个零废弃社区——德迦社区位于玉树州囊谦县，是澜沧江主要支流吉曲的发源地，他们在认知和实践着一个新兴的理念，并将传统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德迦社区的老百姓不仅组成了环保小组，关注水源监测、生物、环境教育问题，更在降央西然堪布（简称“堪布”）的带领下成为“社区零废弃”的主要实践者。

堪布认为保护环境是佛教里提倡的，对人的健康及卫生都有好处，也是在做利他的好事。他从自身开始做起，带动寺院的僧人和尼姑，再带动普通老百姓。关于他的号召力，一位受访的当地人说到，除了僧人身份，堪布还是位藏医，平时帮人看病，非常受到当地人的尊敬；堪布也非常手巧，能手工制作很多木制器具。

虽然“零废弃”是个外来词，但在堪布看来，传统的游牧方式本来就是一种“零废弃”。德迦社区杜绝塑料等不可降解物品，主要以木、牛皮等材质做成的传统器皿

代替。也使用布、铁等一些可以重复使用材质的器皿。此外，**这里没有饮料、方便面等垃圾食品**。即使外面的人带过来，也会被要求带出社区。**社区的环境教育中心是由之前破旧房屋剩下的木头石头等搭建的**，其中有不少收集的二手家具。因为杜绝了外来零食，也增加了本地食品糌粑、酸奶以及水果的食用。除了饮食，堪布还讲到衣物等其他方面所降低的消费。



德迦零废弃社区的环境教育中心

“零废弃社区”得到了很多外来机构的支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简称“协会”）是主要协助者之一。协会秘书长东周说，“**喝饮料之类是不好的习惯。饮料、方便面等一些外面来的东西，有人认为很好，买了给父母吃，其实对身体不好。对待这种食物产生的烧、埋等垃圾处理方式，也都会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

在针对社区老百姓的环境教育活动时，堪布说到：“**垃圾被拉到县城，虽然我们的社区看起来干净了，但也不行，因为地球只有一个，那只是把垃圾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但垃圾依旧在我们的地球母亲身上。**”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不仅提供一些环保技术方面的支持，也邀请了一些老师带来生态生活有关的培训，比如大棚蔬菜种植、自治牙膏、手工皂等生活用品。

在开展环境保护教育时，现代自然科学也成为一种方式影响着当地人对生态环保的认知和行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协助德迦环保小组组织活动。例如，播放的介绍海洋垃圾的纪录片中提到澜沧江里的垃圾流经六个国家，最后到了海洋里；邀请外来专家讲工业食品隐藏的健康隐患，让村民自己调配市面上常见的几种饮料，了解饮料是如何用各种化学物品兑出来的。受采访的大部分村民都会提到那次**实验让他们真正意识到了饮料的危害**。



德迦尼姑寺装食物的袋子和寺院的几位尼姑

德迦尼姑寺的尼姑是零废弃的实践者。问她们不吃零食会不会不习惯，她们说：“想吃酸的就吃酸奶，想吃甜的就吃西瓜。”

厨房里没有塑料用品。替代品有布袋、木盒等。周边的牧民说，挖虫草的时候就带茶和糌粑还有酥油等，不带有塑料包装的零食了。

受条件所限，不便之处还是有很多的。比如在县城里买油时，只有塑料桶装的油，需要把油装到钢桶里，再运回来。牧民买米时，也只能买回大塑料袋装的米，用完后再收捡起来，再带回城里。



作为生活在县城的年轻人，班成和嘎玛秦仁说：“改变饮食习惯并不是最大的困难，习惯一段时间，也真的不想喝饮料了。最难是和朋友聚会时会尴尬，别人喝饮料，自己只喝白开水。那种场合有时我们也会和别人解释，讲健康的问题。有的人也能理解。堪布讲衣服不需要太多，有几件干净的可替换的就好了。现在已经很少买衣服。”

一位擅长佛学研究的僧人认为，对老人，可以从他们熟悉的一些佛学理念讲起，对于年轻人，要多从科学方面和他们讲道理。另一位玉树僧人也提到，相比普通僧

人，大家更容易听进去堪布、活佛这类地位更高僧人的建议，。但他也强调，既要讲传统文化，也要讲科学。要请外面的专业人士来传播，新旧要结合。

零废弃德迦社区的宝贵经验，除了外来机构提供的“零废弃”理念，还结合了传统智慧，例如牛皮袋子的使用，将蔬菜大棚、手工皂制作等新兴可持续生活的方法实践其中，为藏区垃圾问题的解决贡献了一份实操的行动方案。在这份案例中，堪布不仅仅发挥了号召力，更是主动带领僧侣们率先身体力行的实践“零废弃”从而影响了很多人，获得了像班成和嘎玛秦仁这样的每个社区居民的认可，才能大家一起更有力地行动。还记得我们拜访了一户家里有娃的牧户家，去她家厨房看的时候，有两个装米和面的袋子，当时主人特别不好意思，怕我们会觉得他们还在使用塑料袋子，实际上他们一直在重复使用这两个袋子到县上买东西用。“零废弃”的理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有被访者说，自己在爬山特别疲累的时候，很想吃包辣条，最终也都能忍住。“零废弃”不仅仅是形成一种与之前不同的生活习惯，也是在时刻与自我欲望进行较量。

（二）神山的虫草管理

1. 在神山挖虫草有普遍的忌讳

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不同地区虫草季的时间虽有所不同，但当地学校都会给学生们放虫草假，甚至有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虫草季节也要请假回来。挖虫草的日子更是当地政府最为繁忙的时期，为了防止外来人窃取虫草，避免和调解因抢夺资源而起的争执，都会在主要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进行定期巡护工作。虫草经济一方面让虫草富足地区的老百姓大大提高了收入，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对当地自然环境的破坏、对神山敬畏的信仰逐渐缺失、经济迅速提升有可能导致攀比等现象。



“我希望虫草不要长出来了。”来自玉树的僧人说，“挖虫草有了钱，大家搬到城里去了。文化没有了。对土地的情感没有了。”

以玉树最主要的虫草产区杂多县为例，县城居民绝大多数都以虫草收入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年5月-6月全家出动到自己户口所在地的草场挖虫草，基本上都放弃了先前放牧的生活方式。我们机构有两位实习生来自这里，其中一位的父亲是杂多县莫云乡户口，这里没有虫草，于是他就在妈妈家上的户口，只为了每年都可以到有虫草的地区挖虫草。女子出嫁、男子娶妻到有虫草的区域也是当地择偶的重要标准。

但由于虫草是部分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所以并没有被倡导禁止挖掘。一位在曲玛莱做环境教育培训的NGO工作人员说，他们机构不会提出让村民不挖虫草，而是引导村民科学挖虫草，以便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虽然僧人并不支持挖虫草这样的行为，但几位受访者都提到，现在的僧人，也都不太会直接建议大家不挖，只是提醒牧民挖完后要把草皮盖回去，减少对草场的影响。受访者也提到，“僧人不可能让老百姓不挖虫草的。僧人靠大家供养，不让牧民挖虫草，就断了大家主要的生计来源。”

从传统的社会规范来说，普通的山上可以挖虫草，但神山上挖虫草是被禁止的。

对藏族而言，神山不是一座简单的山，而是一个生命，神山的主人就是山神。神山有很多禁忌。不能在神山做见血的事，比如剥羊皮，不能挖矿，不能大喊大叫等，这些行为都会惊扰到山神。山神不高兴，就会有洪涝等自然灾害，也会给个人带来不顺。

关于神山挖虫草或贝母会给人带来不幸，当地人也会说到一些传说：

从前，一富人家有两个儿子。他们上山捡拾柴火时，弟弟不慎坠下悬崖。他大喊救命，愿其哥哥能救他上去。其哥哥想：“弟弟没出生前，父母对我百般疼爱，可自从有了弟弟，父母对我冷落了许多。如无弟弟，父母将会对我加倍疼爱。”抱此念头，他没有救弟弟就离开了。弟弟在悬崖底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憎恨自己的哥哥，恨透世间的每个人，认为世人都残酷无情。他默默发愿，希望自己下辈子转世成一个凶残的动物来伤害世人，使世间所有的人都无家可归。他死后如愿以偿地转世成了一个冬天为虫子，夏天头顶长草的小动物，但也受尽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酷热。他继续发愿，希望世人来采挖来杀它，以此增加世人的罪孽。世人果然觉得这个东西是宝，起了无尽的贪念来采挖，他们最终既杀生，又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还由此引发了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引用这个传说制作的虫草手册

“有户人家全家去神山挖贝母，回来后自家牛的牛角掉下来了，他们没注意，第二天又去挖，回来发现自家儿子被狗吃了，肠子绕着炉子转了几圈。后来算卦算出来后说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所以举家搬迁，现在还在别处生活。”

在访谈中类似的故事和传说当地人总是可以提起一两个，对于神山威慑力还是心有余悸的。一位玉树的老人分享说，在人民公社时期，人们被要求每年去挖大黄，那时候他是一个小组长，他们小组本来说好要去一个地方，但那天晚上他就梦见一个身着白色衣衫骑着白马的人朝他走来，特别高兴，感觉是在欢迎他。早上醒来他就想到

说好要去的地方有座神山，那座神山的护法跟梦中人很类似，于是他就带着小部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挖大黄了。

2. 不同时期对神山的敬畏和对虫草的看法

在访谈江才桑宝时，他分享人们如何形成了对神山的敬畏之心，“最早的时候，神山有神圣高深的掘藏师，他们闭关修行，然后将自己的功力赋予神山，神山也会给修行者提供积累功德的场域，两者互相加持。大师们会通过自己的方式讲述神山的故事，比如莲花生大师进藏后也曾在这里修行之类的，口口相传，当地老百姓渐渐接受信服，那时候人的思想观念也相对简单，听了众多故事会真的发自内心的去敬畏这座神山。”而且他也分析了这种敬畏之心的变化过程，“以前祭拜神山的仪式很多，煨桑、转山各种仪式，还有修行大师和他们的坐骑（一些动物）留下的脚印爪印，再加上神山一些有威慑力的故事，老一辈人听到的见到的多一点，对它的敬畏之心就更强烈些。近些年来。转山的次数少了，祭祀的次数少了，掘藏师少了，真正闭关修行的人也少了，这些（仪式的内容）少了以后，慢慢物质化的影响变强烈了，以前很多人对经济相关的事情，一来不懂，二来即使懂一点也不会看得太重，但现在人对物质的需求可能超过了自己的信仰或者以前的习俗。再加上已经没有太多的修行者、掘藏师出来，可能很多神山不再像以前（有加持的功力）了。”

在多杰昂秀、普华的《藏区现代化与藏传佛教世俗化》一文中写到，“罪”作为一种真实的秩序堡垒，在生活各个方面影响着藏族人的行为举止。一旦信徒开启赎罪之路，社会现实就变得神圣起来。在宗教人类学意义上，赎罪宗教需要建构神圣，信徒才会对神圣性抱以最大的热情，譬如持之以恒的诵经、超常意志力的发挥和无私的利他行为等。又如，“朝圣”作为苯教和佛教的一种独特修行方法，通过到达既定目的（例如某一山或湖）的旅行（journey）而完成救赎目的。朝圣的中心往往围绕地理和历史上形成的著名神山或神湖而展开。⁷ 如此说来，打破神山的禁忌也是一种“罪”，又通过朝圣的方式去洗清身上的罪，这样就不难理解当地人对神山所抱持的敬畏之心。

⁷ 摘自《藏区现代化与藏传佛教世俗化》，《青藏高原论坛》2018年第一期。

在人民公社时期，以社为单位查劳动力，不到十八岁的是半劳，十八到六十岁为全劳，六十以上就是无劳动力。一位玉树的老人提到：

“那个时代的口号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藏族有个谚语，有神的地方就有鬼，但那个时代神鬼都无，人人也没什么可惧怕的，比如有个人家很远很偏僻，就算他一个人来回也不会听到一些被什么吃掉了之类的话，现在呢有了神山山神，所以也有了一些鬼。现在呢听到哪个人病了或手脚废了之类的，就会有是因为触犯了山神这样的说法出现。以前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宗教意味着什么，所以也不会在乎神山山神之类的。”

老人继续说，“以前（人民公社前）忌讳挖虫草主要是因为宗教信仰，一直被称作虫草的它没有改过名字，像是一种有生命灵气的动物，把它挖回来就相当于杀害了一个生命。再加上当时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大家都尽量不会去挖它。现在的话因为虫草有了价值，别说不带回家，甚至还会锁到保险柜里。以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把虫草带回家了家里的牛奶会变质，酸奶也不会形成，酥油也打不出来，所以牧民都会很忌讳。以前的话是没有人去挖虫草，其他草药都可以入药，有价格。现在所有的人都去挖虫草，今天长出来一个立马就被挖走了，明天出来一个明天就被挖走了，所以从来不会有人看到像以前一样虫草那么多的场面。”

聊起虫草数量的变化，老人也说：“现在你把所有人挖过的虫草聚集在一起数量还是挺多的，等虫草季过去了，你去看一下草面上有多少个洞，就说明长了多少虫草，还是挺多的，只是人不断的在挖，所以不知道数量，总觉得特别少，对于一个人来说挖的很少但事实是所有的人都在挖，所以数量不会特别少。记得六几年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去挖虫草，头低下来一看，褐红色的一片全是，特别多但没人挖。以前挖虫草还是一件忌讳的事，就算挖了虫草也不会带到家里，会放到院外或者帐篷的外面。挖了也没人要，根本就没有价值，那时候一斤才十二块钱。六六、六七年那时候挖虫草不是拿去卖钱，是人民公社有任务，每年每个人需要交多少斤虫草、旱獭皮、岩羊皮，还有一些草药这些都是有规定的，需要每个人去完成，只有完成了才可以领烟，酒，茶叶，鼻烟这些的票，完不成就领不到了。”

在当地人的认知里，神山也是有区别的。尕朵觉悟神山脚下的赛康寺僧人讲有脾气好的白方神山，也有脾气暴躁的黑方神山。在年保玉则，普通人，甚至僧人更尕仓

央⁸都相信在年保玉则神山的主山上挖虫草是没事的，因为它是等级高的山神，比起其他小山神，它的心胸宽，脾气好，人们的小行为不会影响到它。

3. 神山虫草管理案例

虽然神山上挖虫草是有禁忌的，但这次调研了解到，出于不同的考虑，有些神山地区有自己的虫草管理方式。

案例一，位于黄河源头地区的果洛州甘德县夏日乎寺，是藏区为数不多从建成之初就为吃素设立的寺院，有着 70 多年的历史，寺院也一直致力于保护它背后的班玛仁拓神山和神山上的野生动物。岩羊更是具代表性的保护物种，当地寺院的加阳东云活佛带领着僧众和周围的老百姓在 2007 年成立了班玛仁拓野生动物植物保护协会，在冬季草场不足的情况下会买草饲喂岩羊，在岩羊产仔的季节寺院也成了母岩羊和新出生小羊的庇护所，协会也在神山区域范围监测岩羊数量和开展巡护、垃圾清理的工作。



在冬春季寺院给班玛仁拓神山的岩羊补给饲草

在当地的保护下，岩羊数量持续地增长，岩羊吃草影响到周围放牧的老百姓，现在在班玛仁拓神山 300 多平方公里的区域，有超过万只的岩羊（去年班玛仁拓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调查到有 1.4 万只的岩羊），每平方公里约 46 只⁹。冬春两季，寺院会通过补饲的方式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给岩羊补给，由于岩羊数量众多，神山区域的草场

⁸ 更尕仓央，果洛州久治县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会长。

⁹ 在中国国内一些岩羊密度高的地区每平方公里岩羊密度大于 20 多只，可见班玛仁拓岩羊之多。

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情况，寺院活佛曾经考虑通过种草的方式缓解。也为了尽量不与牧户的牛羊竞争草场，寺院在十几年前把所拥有的牛羊都送给了周围村民，希望以此来保证岩羊的食用草量。同时，当地村民也允许在班玛仁拓神山挖虫草，每户每年能由此得到 10 万左右收入。这样一来，保护岩羊与村民的经济影响似乎达到了一定的平衡。

村民说：“如果打了岩羊，寺院会惩罚我们。”村民会抱怨岩羊，但不会抱怨僧人。有意思的是，在采访牧民时，他们产生了两种态度：僧人在时，会说岩羊是应该保护的。僧人不在时，会对岩羊有更多抱怨。

案例二，村民把挖来的虫草，看作是对寺院的一种供养。玉树州称多县境内的尕多觉悟神山（尕多觉悟神山跨称多和曲麻莱两县）旁边的五个村子得到了负责管理神山的赛康寺允许，在每年的 5 月 20 日到 6 月 19 日，这五个村子可以轮流在神山上挖虫草。2018 年村民共在神山上收获了 30 万根虫草，全部上缴给寺院，寺院的僧人说：“他们是给寺院挖虫草。”

讲到允许村民挖虫草的原因，赛康寺的僧人解释，2005 年左右，有外来企业在当地挖矿，当地人心里不舒服，是那个时候开始允许大家到尕多觉悟神山挖虫草的，不然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会受到影响。起初寺院会收取草皮费（是挖虫草的准入证），周围村子的人和外来的人都可以通过缴费来神山上挖虫草，缴费也根据划分的区域和本村、外来有所区别，每人收费 1000 元-5000 元不等，后来根据市场的变动草皮费也有所提高。在管理虫草的过程中僧人也发现，很多外来挖虫草的人不像本村人一样爱护神山的环境，经常乱丢垃圾，因此改变了管理方式，从 15 年起仅允许寺院周围的五个村子的人来免费挖虫草，挖到的虫草供养给寺院，寺院也因此每年都有可观的虫草收入（粗略计算每年都有过千万甚至几千万的收入），于是在乡上经营起了加油站，在寺院附近建起了宾馆，为了给转神山的人提供食宿。问到村民挖的虫草是否一定都交给寺院的时候，寺院的僧人说：“我们不会去检查每个人是不是私藏虫草带回家，都凭着大家的自觉，是对寺院的一种承诺，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会供养给寺院的。”

问到神山挖虫草会不会有什么忌讳？僧人这样回答：“虫草也是属于一种药。既然允许在神山上挖其他的药用植物，也应该允许挖虫草，对人的健康有帮助。”另外，无法杜绝不让人来挖，也是寺院的为难之处，既然无法避免，那就由这五个村子

里的人来挖虫草以减少对神山环境的影响；僧人还提到，自从只允许五个村子的人来尕朵觉悟挖虫草之后，随处丢弃垃圾的现象基本上杜绝了，这些人挖虫草也都会填回草皮，没有追赶野生动物的情况，有利于神山的保护。在尕朵觉悟访谈时，无论是村民还是僧人都提到，神山是带来福泽的地方，生活在神山周围的人是何其的幸运。如果单从虫草这一资源来看，似乎可以简单的将寺院作为最大受益方，但是从神山存在可以带来全面的福泽和庇佑来看，寺院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了神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了神山的同时也可以持续以福泽庇佑周围的村民，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赢的局面。但这一局面的后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4. 其他神山地区对虫草的管理

相较于尕朵觉悟神山，在玉树州杂多县的喇嘛诺拉神山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虫草管理挑战，据当地人说，允许神山区域挖虫草的原因是神山范围很大，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会有很多外来人员来神山上偷挖，本地人虽有很多忌讳怕遭受到神山的惩罚，但也有少数人并不忌惮。在采挖期，也有前草和后草之分，前草品质较好，后草次之。在杂多这样虫草盛产区，前草期是不允许杂多户口之外的人来挖的，到了后草期则会允许。每年都有因虫草引发的纠纷冲突在各地发生。但在果洛州久治县的哇赛乡的哇赛神山上没有人敢挖虫草，当地人说，因为曾经有人去偷挖过虫草被雷击死的情况发生，谁都因为怕受到惩罚而不敢去，似乎神山拥有了自己的保护系统。

总结下来，每个地方出于不同的原因允许村民挖虫草，体现出了经济因素对当地环境、传统规则（敬畏之心）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出现了受到影响后本地宗教文化的变通性。现代佛教的教义和仪轨已有显著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与其说是佛教的自主发展，倒不如说是一种对源于外部“活”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合法化的努力。¹⁰ 也体现出了在藏区，僧人所代表的宗教文化的特殊地位。僧人自己是从不挖虫草的，因为有严格的禁忌，但经过寺院及僧人的许可让村民对挖虫草的行为有了一定的正当性，同时僧人都是依靠当地人的供养生活的，也成为虫草链条终端的一部分。在云南香格里拉也有类似事情：好些年前政府鼓励大家盖房子，村民要砍树需得到林

¹⁰ 摘自《藏区现代化与藏传佛教世俗化》。

业局的批准。村民对砍树有所畏惧，就会在砍树前说，不是我要来砍你的，是林业局要让我来砍你的。也许就挖虫草而言，僧人的背书也让村民对自己的行为找到了一定的合理性，减少了愧疚感。¹¹

（三）气候变化和草场

1. 三江源地区的气候变化

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到 2050 年，青藏高原上的草地、高山草甸、湿地和冻土将大面积消失，这将给中国和南亚的环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暖、大兴基建、人口增长和过度放牧，众多因素叠加在一起将给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带来严重影响，使其脆弱的生态系统发生巨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这意味着，青藏高原将无法再为亚洲其他地区提供诸如水源供给和碳存储等环境服务。¹² 在本项目开展调查的两年时间里，2018 年底-2019 年初在玉树地区经历了一场雪灾，不仅仅当地牧民受灾严重，一些食草类动物如岩羊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当地政府、牧民、民间机构都组织起来，给岩羊进行补饲，缓解它们暂时的食物短缺。在调查的超过 30 个神山圣湖区域，有超过 45% 被访者提到了当地环境受到的气候变化挑战，包括雨水的变化，神山冰川的变化等等。在阿尼玛卿雪山调查期间，一位从小生活在雪山脚下的老人说，“雪山的雪线一直在上升，没修高速以前，这个雪山雪线上去四米，高速修完后每年上去二十多米。”问其数据的来源，老人回答：“是我们这里的环保小组测量的。”

¹¹ 在本调查报告编辑中，2020 年 7 月 20 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的红色名录里将冬虫夏草列为了“易危物种”，文中提到在过去 15 年间，由于过度采挖冬虫夏草的数量至少下降了 30%。

¹² 摘自《中外对话》作者贝丝沃尔克，2015。http://qzphs.swun.edu.cn/info/1007/1014.htm



2019年初在玉树地区的大雪灾，图片来自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

在玉树的访谈中，来自治多索布查叶神山区域的放牧老人说，“看似雪灾给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弊端，但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你看，周围神山又重新戴上了白色的帽子。**”随后老人解释说，之前当地温度不断升高，很多山顶的积雪都融化了，随着几场大雪才又让神山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2019年年初雪灾后夏天索布查叶地区的山覆盖了积雪

在和一位 60 多岁的玉树老人交流中，他回忆起在自己小的时候这里夏天很冷，但是如今的夏天日照很强烈，记忆中也曾有几次大雪灾：“**以前交通不是很便利，加上信息闭塞，如果不是在自己住的地方附件发生雪灾也就不会很清楚，哪怕是特大雪**

灾。我记得最大的两次雪灾，一个发生在去年（2018-2019年），还有一个发生在九几年杂多，比去年严重很多。那时候扎青乡，立新乡，昂赛乡这些地方都有大面积的雪灾，有些家里上百头牛羊就只剩下一两头。2004年或05年那会儿，每家平均损失了40到50头牛。像索加乡（治多县）那些地方也常发生一些雪灾，但都问题不大，因为那边地势比较广阔，来年风调雨顺的话恢复的也快。”老人还分享说，“有这样一些说法，秋天雨水比较多的话，冬天可能就会有雪灾。还有短时间内，一般在山上的野生动物如果突然都下山了，开始靠近山下的牧户，人们也会认为这是雪灾要来的预兆。”

2. 玉树囊谦县东坝乡的传统物候记录和其他地区的物候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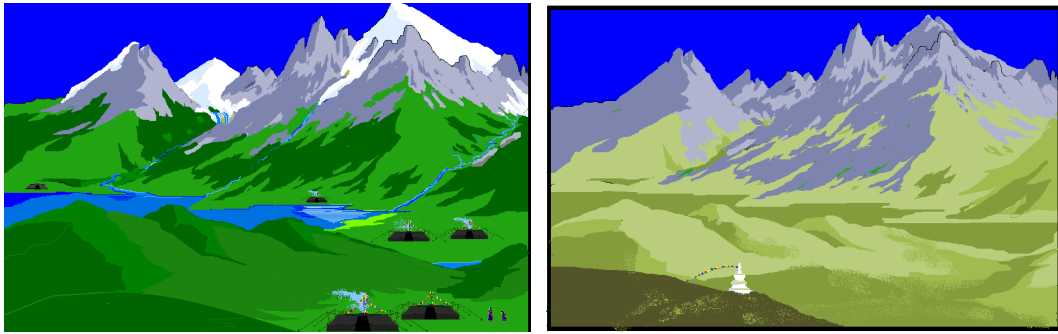
据记载，直到公元前100年藏历才出现，在这之前藏区各地观察天文的方法，条件以及传说都有所不同，所以就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谚语来记录当地季节的变化，这些也都为之后藏历的出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这其中就有“六颗星星”，藏语叫做“ming zhuo”（藏文：མེན་བྱུག）。按照藏历三月份的时候天上会出现“六颗星星”，当地的牧民用它推算是什么季节的雪，传统说法中，在连续下完三场雪之后松柏上会析出琥珀般的汁液。还有一种说法，当地牧民还可以通过下雪的情况来判断出什么时候会出现“六颗星星”。如果雪融化以后在草地上留下一些白色的泡沫，这时候就能判断是“六颗星星”来过而留下的记号，从而知道下雪的季节。

然而更让我们为之感叹的是关于“六颗星星”的传说。在囊谦县东坝乡访谈中当地环保小组嘎桑义西口述，“等到了夏天，也就是快要开花的季节，‘六颗星星’就去西方涂颜色了，为夏天开个万紫千红做好准备。这时候人的身体状况是最差的。到了秋天，‘六颗星星’又会从东方转过来，万物复苏后它就再次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松柏用它身上流出的汁液为‘六颗星星’的离开做一丝留念，此时则是牛羊身体最弱的时候。”

在访谈中阿克嘎桑义西还提到，“草场也会有标志性物候变化。夏天有个雨期，这个时间段里下的雨能发挥最大作用，一般持续下七天，这样不仅草会长高，草场也会相应的变好。但是藏历六月一号到七号则最好不要下雨，因为这时间段的雨水会影响草药的质量，不但有可能使之成为废药，还可能使人们的病情恶化，当地牧民把这个时候下的雨叫‘毒雨’。相反，七月份下的雨叫‘药雨’，因为在七月天上会有个星星叫‘甘玛日刻’（藏文：གླང་མ་རི་ཁྱུག），它出现之后所有的雨都会变成药水，这时候的水不再普通，是从天上落到人间的水，它不仅能让草场变好，水也不易变质，在这时候采来的草药也是最有利于病情的，这种神圣之水，自有多种功效。”当地牧民的生活方式和气候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地老百姓靠日常观察自然积累的本土智慧指导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近年来气候异常，”阿克嘎桑义西继续道，“我们的自然环境也受到了影响。以前很多神山上都会有冰雪覆盖，但是现在山上的雪慢慢地融化了。毫无疑问，当地的草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草不会长那么高，水域也慢慢变小了。以前下雨都是绵绵细雨，有利于当地环境，但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大雨或暴雨，甚至有水灾、雪灾。太阳光线也更强了，天越来越热，土地也变得十分干燥。一般十天左右不下雨的话，地就开裂了，山上的房子也发黄了，以前有很多鸟类的鸣叫声，现在慢慢变少了，野生动物也受到影响。”

在三江源的其他地区，气候变化一直被当地老百姓所记录着。比如当地社区的环保小组对阿尼玛卿雪山冰川每年退缩的情况进行监测，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记录下年保玉则积雪并且通过图画的形式展示给当地老百姓（如下图）等等。



年保玉则地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扎西桑俄绘图

3. 回应草场管理的新挑战：称多县的畜牧合作社

青藏高原的草场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着各种变化，除了气候变化是影响草原生态演替的一个主要因素外，还有当地畜牧业的管理模式，从“逐水草而居”到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营管理，再到分草场到户的个体管理，和退牧还草后搬离牧场到城镇生活的生态移民。如何才能走出一条适合本地的草场管理之路，值得更多人探索。称多的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和哇赛乡蔬菜大棚合作社的实践试图响应这一挑战。

在调查中各地牧民反映家里养的牛羊有减少趋势。首先，相比牛，养羊的收入较低，且羊更难放牧管理，为了防止狼等食肉动物的捕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照顾，所以愿意养羊的牧民在减少。当地人有时会形容羊的心是黑的，因为到处跑，让主人很劳累。一位老人这样描述到：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但人却越来越懒惰。如果一个家庭既有牛又有羊的话需要两个人去放牧，挤完牛奶还得再去挤羊奶也很耗时间。很多人为了减轻一点劳力就只养牛。当然养羊本身也更复杂困难，比如冬天生了牛犊子，我们根本不用考虑它会冻死或怎样，但是小羊羔就有可能被冻死，再加上牛的产出要比羊多好多，也更富有生命力，人们就倾向于养牛了。”

不过相较于 80、90 年代，牛的数量还是在减少。村民说到，原来每户人家人口较多，劳力充足，在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都在放牧。现在的年轻人多数在外求学或做其他工作，本地也出现了放牧之外的谋生方式，再加上国家扶贫补助，大家生活水平渐渐提高，很多人不愿意再从事辛苦的畜牧工作。有人说到，在玉树牧区，尤其是虫草收入高的地区，很多牧民雇佣了专门的放牧人，自己到州县上去生活了。

但在虫草贫瘠的称多县，当地采用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成员共用草场，牲畜集中的管理模式。称多县清水河镇的当地官员介绍，发展畜牧业与成立合作社与本地条件有关。称多没有虫草和贝母这样的资源。但和其它地方相比，这里草场大草质佳，牧民并不认为存在载畜量过多的问题。有牧民说牛羊的粪便留在土地上可以堆肥，土质变好了，草也更好。所以牛羊数量多也助于草的生长，“草畜平衡”才是最好的生态保护。此外，当地牧民搬迁到城镇之后，如果后期的相关扶持不能有效跟进。仅靠政策的经济补助，是不可持续的，他们的生计来源需要规划和解决才能真正脱贫。像玉树的一些县，虽然用精准扶贫的资金买了摊位在西宁或者县城，让贫困户坐等摊位的租金来过活，但这样也只会供奉出一些不事劳作的人。称多县政府则希望将畜牧业打造成特色产业，所以推动了合作社的模式，联合贫困户一起，希望居民都可以自食其力的谋发展，同时给不同工种定级，像技术工人的定级一样，可以让大家通过考取“挤牛奶”技术能手、“放牧”技术能手这样的方式来激励更多人回到牧场。

称多县委书记尼玛才仁曾说：“一直信以为真，原以为高原生态退化的主因是牧业，结果发现牧业是修复高原生态的重要力量。”他倡导高原牧民敬仰自然、崇尚自然、仰慕自然的文化理念。一方面让高原生态得到有效修复，另一方面又让生态畜牧业稳步推进。¹³

在尼玛才仁书记和老牧民“牛羊与草原之间有怎样的依存关系”的对话中更是回应了这一理念，“草原不能没有牛羊，牛羊不能没有草原，它们之间如同鲜花和蜜蜂的关系。春风吹，嫩芽破土而出，秋风起，枯叶沙沙作响，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离不开动物对植物生长所起的关键作用。第一，牛羊超大体重和锥形蹄子对草地踩踏有夯实作用，防止落地的种子不被风刮走或被水带走，避免落地的种子长期不被太阳暴晒或严寒侵袭，种子不会因为土质松散而抓不住土，扎不了根。第二，种子没有能力直接消化或分解枯叶，只有通过牛羊的咀嚼，通过牛羊分泌胃酸，蠕动肠道，实现物理反应，化学反应，最终分解出种子的来年养料——牛粪。”¹⁴

¹³ 摘自藏人文化网《尼玛才仁：牧人是我的生态老师》。

¹⁴ 来源自称多文艺微信平台。



称多县委书记尼玛才仁，照片来自网络

于是，称多县政府以村集体经济的形式，主推一个村一个合作社。当地总共 57 个村，牧业乡镇是以畜牧业合作社为主，半农半牧乡镇是以农牧业合作社为主，目前共有有注册手续的合作社 40 多个，每个合作社下面有 100 多个养殖基地。

合作社目前与政府的扶贫政策相关。以普桑村八社为例，2013 年成立合作社以来有十多户人家参加。合作社与精准扶贫挂钩，只有拥有 20 头牛以下的人家或建档立卡的低保人口可以参加。加入合作社的贫困人口每户有 6400 元的补助，这笔钱交由合作社直接购买牛崽或羊羔，作为股份入股合作社，牲畜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

八社合作社目前所用的草场绝大部分是集体的，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用集体草场与个人草场进行置换，以便统一管理。除了八社这样与精准扶贫挂钩的合作社模式，也有其他针对非 20 头牛以下人家或非贫困人口组建的合作社。采访的三户非合作社的牧民家庭中，有一户家庭希望能够成为合作社成员，从而得到政府支持和补贴；相比于个人，合作社更容易以集体的身份申请政府的项目支持；还有的牧户希望加入合作社是因为自有草场不大。像草场大的牧户觉得加入合作社，把围栏拆除合并草场并不有利，也就没有参与。

加入合作社意味着拆除围栏，实行联合的放牧和转场。以围栏把各家各户的牧场进行划分和隔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同的受访者从不同角度谈及围栏的利弊。有牧民讲到围栏的好处：第一，其他野生动物不能进入草场。第二，可以减少社区内部的矛盾。村民说，以前没有围栏的时候大家都分不清楚各自的草地，会引起误会和冲突。甚至胆大的人会从胆小的人手里把地盘抢走。现在有了围栏，界线便很清

晰，有特殊情况时也很方便。家里有人可以正常放牧时可以让牛到外面去，让围栏里的草继续长。家里出事或者人病了，可以把牛赶到围栏里，无人看管也不用太担心。但也有人提到：“**这种放牧方式的出发点是以人为中心，为了减少劳动力，利益最大化，就把草场都围了起来。对于牧人自身来说确实方便了很多，但对牛羊不见得好。**”

很多人也提到了围栏不好的地方。第一是草质变差牛吃不饱。牧民觉得围起来之后鼠类变多，影响了草场质量。**“没有围栏的地方草长得比较好。牛可以去各种场地吃。有围栏就限制了牛吃草。”**他们还说，“牛羊长期只吃一种草不好，被圈起来心情也不好，长成就不好”。第二，围栏也会造成村子的不团结、分裂。有时围栏里的牛没吃饱，就跳到别人的围栏里，也会因为牛的管理问题引起冲突，而开放性的草场不容易发生冲突是因为大家都会顾及邻里之间的关系而互相照顾，这份关系也因为围栏的出现而疏远了。



在普桑村采访的另一户人家也知道参加合作社政府会有补贴，但不是很愿意加入，主要原因是担心合作社的人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不会周到用心地照顾牛羊。**“放牛的时候先要看那个地方的草好不好，有没有水，水能不能喝，这样牛羊才能吃得好吃得好。肉也好吃，产的奶也优质。”**“自己放牛，怎么放自己知道，自己放牛放心。”**“别人放牛今天来明天不来，不当成自己的不会好好照顾。”**除了担心牛羊的质量这种现实的考虑，这家人也提到，放牧时间长了，对牛羊有感情。一些牛羊是父

辈传下来的，意义也不一样。不过，他家还是以一头牛入股合作社作为尝试。被访的其他牧户中也有低保户，但是由于家里没有足够的劳力，无法投入到管理大量牛羊的工作，所以就自动放弃了参与机会。也有更多牧户对合作社不了解，觉得现有的放牧方式已足够。从这两户人家的反应可以看出，对于合作社这种新尝试，很多人还是观望态度，对其利弊缺乏实际体验。

普桑村八社的管理方式是根据具体个人及家庭情况和条件不同，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日常运营中，有的参与牲畜的放牧管理。有的人（特别是老人）仍然会待在县城，牲畜由合作社的其他人代为管理。为了更好地管理，合作社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如牛被狼吃了，罚看管人 5 天继续放牧。如果牛或羊断了一只腿¹⁵，罚看管人 3 天继续放牧。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数据对推进合作社项目的重要性。在说到草场变化、牛羊变化时，村民说，自己缺少实际数据，能讲出来的也就这么点。在对当地官员的访谈中，研究草场的一位学者建议，对于草场变化、载畜量等问题，不能只是一些主观的判断和感受以及一些模糊和推测的数据，需要用科学来说明问题。因此，称多县政府与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在称多县开展了牧民学校、农户基础信息调研、草场监测、种草等工作，提供一些技术及信息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

畜牧业合作社的优势在于集中资源，集中发展特色产业。称多县现有 40 多个基于村的合作社，不同合作社各有侧重。有的以养羊为主，有的以养牛为主。这样不同的合作社可以有肉制品、奶制品等不同的产品。合作社目前经济效益还不太明显，需要进一步发展做深加工食品、特色食品。但不管怎么，参与合作社的牧民均得到了政府的补助。在退牧还草和建设围栏进行放牧管理的大背景下，称多县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畜牧产业。

4. 回应草场管理的新挑战：哇赛乡的蔬菜大棚

哇赛地区位于果洛州久治县，近几年来草场退化严重，很多牧民搬到了乡定居点居住。在和当地牧民的小组访谈中了解到，随着人口增加，草场无法承载，导致质量下降，鼠兔和鼯鼠的进入也进一步加剧了草场退化。为寻找发展地方经济的新出路，

¹⁵ 投掷石头赶牛羊的时候如果砸到腿上容易造成牛羊的受伤。

以哇塞寺活佛为主要发起人的七位年轻人开启了高原蔬菜大棚的尝试。才让三智活佛说：“**相比旅游这样一些产业，蔬菜不依赖于外人的消费，而是立足于本地社区，也服务于本地社区。**”大棚的种植依靠雇佣来自青海农区的藏族人，目前，乡政府计划投资 300 万元，兴建 10 个蔬菜大棚。截止 2018 年，两个大棚在哇赛乡完成。



尽管项目是给整个哇赛地区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合作社成员主要以回到乡里发展的年轻人为主，包括一些返乡的大学生。活佛考虑到这些人能力更强一些，希望这些年轻人留在社区有事可做。也能避免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有部分乡民对项目的发展持观望态度，也有部分乡民对活佛产生了质疑，担心种植蔬菜会因为农药的缘故伤害很多生命。不过目前合作社一致的意愿是开展有机种植，限用农药，可以用牛粪羊粪来补充土壤的肥质，农产品可以供给寺院、酒店、学校，或是到附近的白玉乡、久治县城售卖。这些仍需要时间被整个社区看到和理解。项目得到了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简称“雪境”）的支持。雪境参与讨论，并计划邀请生态种植的外来专家到当地指导，及计划把部分合作社成员送到北京的有机农场学习管理。在和合作社的讨论中达成了一致的保护目标并在合作社的章程中规定：**合作社盈利后的 10% 会用于当地环境保护行动，例如草场的恢复工作，环保小组的垃圾清理行动等。**雪境希望可以通过合作社的运作，**连接社区的发展，同时培养社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的助力于保护行动。**



雪境和合作社成员开展未来工作计划的讨论

无论是定居后的牧民又回到牧场成立联合的畜牧合作社实践草畜平衡，还是在草场退化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时建立温室大棚的蔬菜合作社以开拓新的生计方式，都是当地社区对于环境变化的新尝试和响应。但在退牧还草、生态移民，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对于畜牧产业冲击的背景下，当地牧民是否可以成为生态种植管理的新农民，背后的挑战无处不在。

（四）人兽冲突

1. 人兽冲突在进一步升级

人兽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 HWC），普遍的表述是在人和野生生物之间产生的冲突，人或野生生物产生对另一方的负面影响。这些威胁表现在野生生物威胁人的安全、健康、食物和财产。这里的野生生物是一个广泛的定义，包括非圈养的植物和动物，和一些摆脱圈养环境的动物。野生生物损失管理被定义为减小野生生物在科学和艺术上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护或者增强它们积极的方面，这些也被称为缓

解人与野生生物之间的冲突。¹⁶ 在广袤的三江源地区，当地老百姓常年生活的区域或多或少都和当地野生动物发生着重叠，在调查问卷中，在自然圣境地区有超过 96% 的老百姓受到过不同程度的野生动物影响：有的是放牧的区域，也是其他食草类动物例如岩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在这些食草类动物的背后，也跟随着很多的捕食者，比如，雪豹、狼、棕熊等等，在李娟等人 2013 年的三江源人兽冲突研究的文章中，有 8 种给当地老百姓造成损失的肇事物种。另外，摆脱圈养环境的流浪狗，也成为了人兽冲突的新的矛盾物种，不仅咬人吃家畜，还是目前藏区流行的包虫病的主要传播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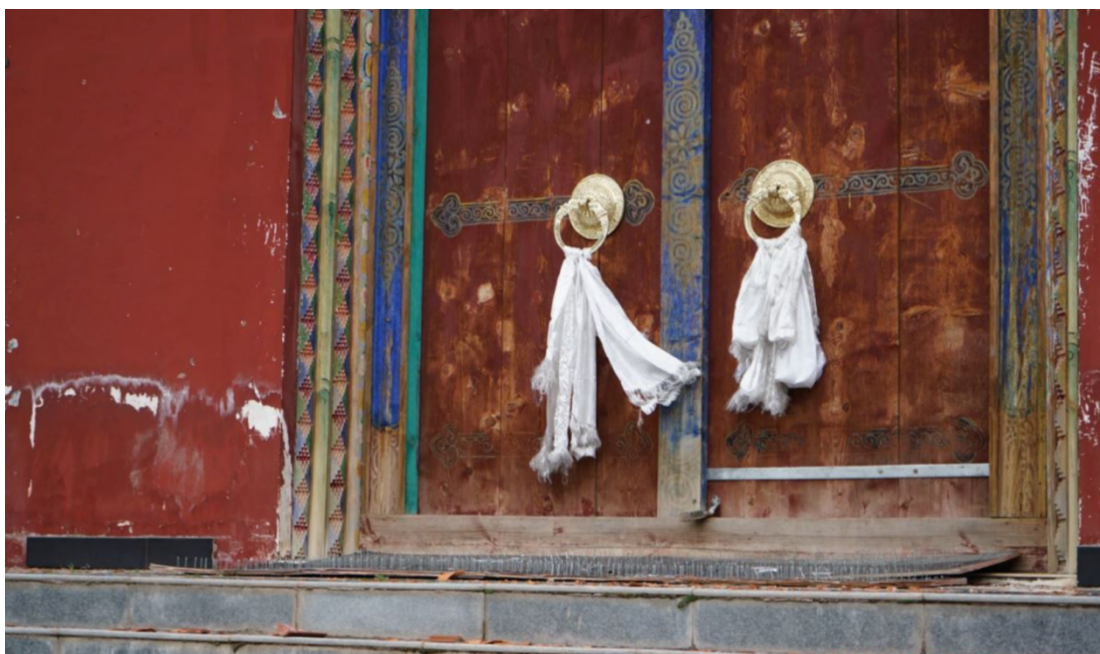
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和游牧民定居点工程及生态政策的逐步实施，三江源地区人兽冲突问题日趋严重，尤其人熊冲突问题严重。通过对当地牧民的访谈发现，2006、2007 年为人熊冲突急剧升级时期，到 2015 年人熊冲突又出现进一步加剧，据青海省林草局野生动物灾害管理部门的数据，从 2014-2017 年间，全省有 14 位牧民受到棕熊的攻击，造成 5 人受伤，9 人致死；仅 2019 年一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就发生 4 起棕熊伤人事件；棕熊进入到城镇、寺院、学校等人口密集区的情况也越发普遍，有视频记录到有 4 只棕熊夜晚光顾玉树市琼龙小区；另外，棕熊的冬眠时间变化也是其伤人事件发生的驱动因素之一：有些地方 12 月中旬还见到棕熊，2 月也有苏醒的棕熊伤人事件发生。就在刚刚过去的 2020 年 5 月，在治多，有一个女牧民被棕熊从帐篷内叼走咬死的极端事件发生，据报道，民警发现棕熊后鸣枪驱赶，却反遭棕熊袭击，最终开枪将棕熊击倒。在此之前的访谈中，当地老百姓经常反应棕熊在没有人的时候进房子找吃的，因为没有找到食物而破坏家具，也在野外发生过棕熊袭击人的事件，比如一般在虫草期间人爬山比较高，偶遇到棕熊后被攻击。但这次棕熊进帐篷伤人的治多事件发生后，更是增大了当地老百姓对于棕熊的恐惧心理。有老百姓说：**“我既不喜欢棕熊也不讨厌棕熊，但是我特别害怕它。80 年代的时候老百姓有枪，也没有熊进房子，但现在棕熊是保护动物不能打。”**

人熊冲突问题的严重发展，一方面对当地牧民的人身安全及财产造成严重威胁（2014-2017 年 4 年时间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区内共上报 296 起棕熊肇事案件，其中入侵房屋占 93.58%，捕食牲畜占 4.73%，伤人占 1.69%）¹⁷；另一方面，随着冲突日

¹⁶ Philip J. Nyhus, 2016, Human-wildlife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Vol. 41:143-171

¹⁷ 来自代云川等人，《人熊冲突缓解措施研究进展——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文章，生态学报，2019, 39(22):8310-8318

益频发，将导致原本因宗教等当地文化对棕熊等野生动物怀有敬畏之心的牧民产生消极心态，对棕熊容忍程度降低进行报复性捕杀的风险将逐步上升（已有研究表明，在部分农牧业为主的地区，当居民经常性承担野生动物带来的经济损失，他们逐渐开始敌视野生动物并反对其保护项目，展开报复性捕杀）¹⁸，近年网络上也流传一些当地老百姓挖陷阱、门前放置针板等防熊而伤害棕熊的视频图片。这种防熊的方法也收效甚微，熊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在访谈中，仅仅在门前放置针板防熊进入几乎无用，因为熊可以把针板挪走之后再进入。访谈中一位老人描述说：“**以前这里有个说法，就是棕熊没有后脚趾是因为被马踩掉了，所以棕熊最害怕马。但是现在不这样说了，因为棕熊现在什么都不怕，甚至随意进出牧民的房子。**”



在调查过程中，某寺庙经堂门口放置的针板

相较于棕熊给人所带来极其严重的担忧外，狼和雪豹等其他食肉类动物在访谈中被提及的比较少，但也依旧给当地牧民带来很多的损失，放牧的家畜结构随之发生了变化，很多牧户都放弃了养羊。但食肉动物对于家畜的捕食和当地牧民放牧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在访谈中，有两位老人都提到现在放牧方式的变化，主要由摩托车替代骑牦牛和骑马来放牧：“**骑摩托车来说，一个有生命的而一个是没有生命的，用一个没有生命的来追赶一个有生命的，是不符合我们传统的放牧方式，再说摩托车那么快牛羊也赶不上它的速度。**”大多数时候骑摩托放牧的牧民不紧跟着牛群，驱赶牦牛到吃

¹⁸ 来自 Dickman et al, Complexities of conflict: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social factors for effectively resolving human-wildlife conflict, Animal conservation, 2010, 13(5): 458-466

草的地方之后返回家里，喝茶的时候拿起望远镜远远的看看，如果发现异常再骑着摩托车出去，赶到时牦牛可能已经被狼群咬死了。

与此同时，近两三年开始当地政府都引入保险公司来赔付牧民家家畜损失，主要是用于预防雪灾和狼、雪豹等食肉类动物给家畜带来的损失。一头牦牛的保险费用是18元，损失后可以根据牛的大小进行2000-6000元不等的赔偿。牧户不会给每一头牦牛上保险，根据每年大概的损失评估一下决定上保险的数量，之后每次遇到损失的牦牛情况便上报给保险公司的对接人员进行理赔。目前青海各地都引入了不同的保险公司参与家畜的保险工作，包括平安、人寿等。但各地为了避免当地老百姓的谎报损失，从拍照取样到必须保留损失牛的部位及时上报损失等，也有不少老百姓抱怨程序的复杂，不利于缓解人兽矛盾。

因此，人与野生动物的敌对状态，也促使了人们报复性的去猎杀它们，这些都给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去减少敌对的情况已经是保护中不可或缺的行动策略。

2. 家畜保险基金囊谦试点案例

囊谦案例发生在玉树地震（2010年4月14日）那年，在三江源开展雪豹普查工作的我们接到当地合作伙伴囊谦公雅寺堪布尕才的电话，说雪豹连续吃了一户人家三头牛，当地村民把三只雪豹（一大两小）熏死在了洞里，问该怎么办？随后堪布和公雅寺负责雪豹监测的僧人一起到现场拍来了下面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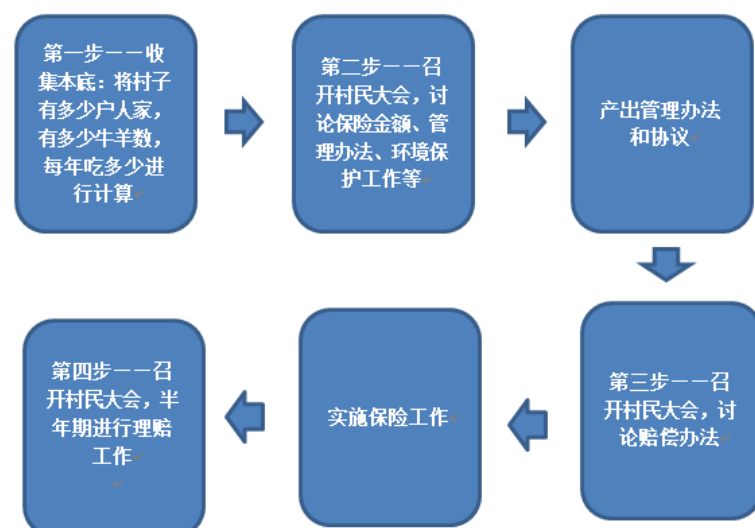


当时被熏死在洞里一大两小的雪豹一家，拍摄者公雅寺僧人

从 09 年起，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团队开始了在三江源雪豹调查工作。起初，曾设想“人兽冲突”也许是雪豹的一个潜在威胁。随着访谈的深入和囊谦案例的出现，“人兽冲突”后的报复性猎杀野生动物的情况逐渐显现出来。在一些牛羊损失严重的地区，愤怒的老百姓通过猎杀食肉动物来减少损失，也得知当地有放夹子在牛尸体上、投毒杀狼的现象，这样都有误伤到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同时雪豹、狼不断地捕食家畜，对于依靠牛羊为生的牧民带来了生活上的负担，如何缓解这份“冲突”，在当时“人兽冲突肇事补偿”还未启动的青海，如何来增加当地老百姓对这些珍惜动物的容忍度，作为保护工作者我们也急需作出回应。

在进入囊谦社区开展缓解人兽冲突的工作开始前，工作团队从了解社区意愿、当地牧民的损失情况和放牧方式开始，一方面根据具体的需求来设计缓解方式；一方面在和当地社区沟通中建立最初的信任感。起初寺庙的参与帮助很大，比较容易地接触到社区，让当地老百姓相信这群保护工作人员不是“坏人”。在雪豹栖息地的一块峡谷区域是我们锁定的调查区域，这里有两个村小队共 36 户牧民，在访谈中询问了前两年和当年的损失数据，包括牦牛的大小、数量，也对放牧方式进行了解。

如果说 36 户牧户基础数据的定量调查可以帮助设定有效的缓解目标，那么和当地村子村长、书记、当地林业局和寺庙的“关键信息人”交流，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社区参与开展保险基金的意愿，并一起商讨保险基金的设计思路。之后的村民大会是一个大家共同讨论并最终认定管理方式的重要一环，在囊谦的家畜保险基金中，“一头牦牛的保费是多少”，“如何收取保费”，“谁来参与确定损失和记录损失”，“什么是看管好牛羊”，“做什么环境保护的工作”等等，都是通过村民大会讨论的结果，最终产出了“家畜保险基金的管理办法”。



囊谦保险案例的操作流程图，在实际操作中“第四步理赔大会”由于半年期中发生的案件很少，经村民大会讨论后决定一年召开一次。



保险试点首次社区会议上，村民介绍计划开展巡护工作

在保险项目的执行过程中，谁来确定损失（定损），如何保证损失确定的真实性是保险项目赔付的前提。在村民大会讨论时，谁会成为记录损失的人是大家讨论的焦点。老百姓自己心中的“好人”和愿意为大家服务的十个人被选为了“村冲突报告小组”的成员，看似没有明确标准的准则在这里却是最佳的选择方法。随后小组成员们进一步讨论了分组的工作方法，为了进一步保证公正，每个组都有来自两个村子的村民组成，在接到报告后 24 小时内进行现场案件的勘察并对牧户进行了解，做好记录，勘察内容包括：肇事物种的确定、受损耗牛基本情况（死亡、受伤等；牦牛；数量、年龄、大小等；具体了解信息请见附件）、进行现场拍照等；当事牧户要对发现尸体的时间、地点进行记录（拍照），并记录牧户报告“村冲突报告专员”的时间，详细记录野生动物的肇事案件，并在赔偿大会召开前，将全年的冲突记录在村大会上公示。这十个“好心”人同时也承担着每年冬天搬牧场后的巡护工作。



当地社区冲突记录专员进行的现场时的照片，雪豹在吃一头牦牛

为了保证报案和案件记录的真实性，除了要对工作小组的成员开展记录方面的培训外，保险基金也尝试“管理机制上”推动社区的真实报案：**自愿参与的村民通过投保建立“家畜保险”基金，关系到各自利益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可以避免虚报瞒报案件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信仰的力量：当地公雅寺和才久寺共同参与，起到诚信监督的作用；**信仰藏传佛教的老百姓一直有对寺庙喇嘛发誓后戒烟戒酒戒肉的习惯，寺庙堪布尕才和堪布索南的参与都进一步保证了当地老百姓需要诚信上报损失。



对损失记录进行公示

每一年度召开村民大会进行补偿资金的统一发放，根据牦牛的年龄、大小等情况进行赔付。以第一期的保险赔付数据为例，参保牧户报损有 79 起冲突案件，通过公示确认有无异议；根据保险基金的管理办法，林业局、囊谦公雅寺、村子三方的共同冲突委员会，确定 66 起为有效赔付案件：其中 35 头为小牛（250 元/头），25 头为中牛（420 元/头），6 头为大牛（485 元/头）。加上 7 户**没有损失的牧户并给予奖励一头大牛的损失费用**，这样的奖励也是为了推动有效的放牧管理。第一期，赔付总金额为 25070 元。

在一年后家畜保险基金的理赔大会上，**如何保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成了新的挑战。**但村一级对保险资金进行管理使得社区考虑资金的持续运作，大家提出通过建立小额贷款的方式来增加基础资金，并用每年的贷款利息来补偿当年损失的方式保障资金的持续运作。**另一方面就是有效的放牧管理，减少损失也是保证补偿资金的重要一步，**在项目开展前，村子中放牧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早上放出到晚上赶回来的整个过程中都跟着自家的牛群；一种是早上赶出去，然后回来家里喝茶做其他事情，晚上再赶回来，中间不定时在家门口看看牛群，有的人还用望远镜来在家里“放牛”。从牧民的经验来看，好的放牧管理会减少野生动物攻击家畜。于是在保险的第二年有 5 户牧户开始尝试全天跟牛群的方式实行联户放牧，当年没有损失的牧户增加

到了14户。在第三年的保险时间里，全部31户参保的牧户实行联户放牧，联户的大小、时间规定依据联户牧户的情况制定，并严格遵守。例如，有一个5户的联户放牧，每家派一个人负责半天的放牧跟着牛群，晚上赶回来的时候也是2-3个人一起赶回各家，牛的身上也有标记来辨识自家牛。这期间赔付金额也逐渐减少。

从项目目标设定的角度来看，当地杜绝了雪豹、狼等食肉类动物的报复性伤害，同时当地老百姓获得了一定的补偿，提高了当地对野生动物的容忍程度。但从传统的社会规范而言，又不得不思考外来资本的进入对于原本的社会观念的影响：在起初的调查访谈中，尤其是自然圣境区域的老百姓会说，“**雪豹是神山的守护犬，如果它来捕食我家的牛羊是说明我们家有做错的事情，它来替神山惩罚我们。**”而近些年的调查中，几乎所到之处的老百姓都知道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珍稀物种。在调查中，甚至有老百姓收集了雪豹的粪便，希望有人来买，也有抓雪豹为了让外来摄影师拍照的极端情况发生。堪布扎西桑俄认为“人兽冲突补偿基金”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以前雪豹吃家畜，老百姓并不觉得是大问题，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事。有了补偿之后，老百姓会觉得有羊被吃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补偿管理不好，以前关系再好的社区也会出现矛盾。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没有非常好的补偿方法，不给是最好的。就算给，名字也不能叫‘补偿’（藏文是ཐུང་གསལ་པོ།）。要是‘补偿’的话，老百姓就学坏了，我们的文化信仰、关系、和谐、人和野生动物的共存都破坏了。**”

3. 对于新冲突物种藏区流浪狗的缓解方案

在藏区曾经有这样一则传说：“有一位阿初王子从恶毒的蛇王处盗取青稞种子时被变成了狗，这只狗跋山涉水带回了青稞种子，从此高原大地上到处都结满累累的青稞。因此每当青稞丰收后，主人总要先用新鲜的青稞面粉拌一碗糌粑喂狗，作为对狗照顾牛羊和看家护院的感恩。”¹⁹曾经牧民家的好帮手，也在过去十年中被炒成财富象征的天价“藏獒”，又在近期成为火锅食材被整车的卖到延吉地区。它们游走在藏区各个乡镇和寺庙周围，有时候会到垃圾堆放处寻找食物，有时候碰到当地的藏族阿妈喂来剩饭，有时候也成群结对到牧区打猎牧民家的牛羊，甚至有些可以捕食野生动物或和野生动物抢夺食物，当地寺庙就曾拍摄到流浪狗抢夺雪豹食物的视频。

¹⁹ 尼玛江才，《青稞种子的来历》

2014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源研修生王云翔分析过流浪狗粪便，一些野生动物例如岩羊、鼠兔、旱獭、赤狐和盘羊都曾经出现在流浪狗的粪便中，而岩羊、鼠兔和旱獭也都是青藏高原顶级食肉类动物雪豹、棕熊和狼的主要自然猎物。不仅对野生动物产生影响，对当地老百姓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16年的5月到8月的时间里，雪境在青海省玉树州的玉树县和囊谦县开展了当地人对流浪狗态度的调查。在对近200份的问卷统计结果中，82.1%的被访者同意流浪狗在他们地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16年11月24日在囊谦就发生了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去上厕所的时候被一只带小狗的母流浪狗攻击致死的情况。同时，咬人、把周围的环境弄脏和偷食物是当地老百姓反映最多的流浪狗所带来的问题。现在在藏区流行的包虫病，其中泡包虫又称“虫癌”，严重者可致死，狗是其重要的传播源头，急迫需要回应。



一只刚刚捕食到猎物岩羊的雪豹被当地流浪狗围攻，来自扎西拉吾寺

但国际惯例中的捕杀不能被当地认可，在调查中，**当地人不仅反对捕杀流浪狗，也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死”都是生命中最大的痛苦**，在他们眼中和直接的捕杀也无分别。如果不能采取死刑，怎么做来解决现在数以万计的流浪狗和他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雪境致力于解决这一人兽冲突问题，采取的一个策略是动员当地力量为流浪藏獒做绝育，并和当地寺院合作推行领养。首先，通过拍摄纪录片、发放流浪狗手册让当地知道流浪藏獒的危害以及安全防护办法，同时，连接当地政府、畜牧兽医站、寺庙喇嘛等共同商讨治理办法，并引入外部兽医培训师给藏区本地兽医做绝育手术的技术培训。使当地人产生了解决流浪藏獒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但有些人觉得雪境这样做太慢了，不如把流浪藏獒都抓起来，请一批医生一次性把绝育手术做了（甚至杀了）。这效率多高。但是，如果再有新的流浪藏獒出现呢，谁来解决？怎么解决？这种短期

内看起来成效快的方式，放在一个更长的周期内很可能是无效的。而眼前看起来缓慢的工作，反而有可能产生更深远的价值——藏区如果拥有了解决流浪藏獒的能力，以后再遇到流浪猫、流浪猪、甚至其他公共问题，都有自主去解决的可能性。²⁰



接受培训的村级兽医

在以上的两个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推动的保护机构试图与受影响的社区和相关利益群体进行公开、透明的探讨，并赋能赋权于社区本身，避免仅仅从生态影响的层面理解“人兽冲突”，而这也是过往“人兽冲突”难以解决的部分原因所在。²¹

（五）生态旅游管理中的挑战

1. 外来旅游和当地人环境之间的矛盾

“不知道我们这边适不适合搞旅游？看到年保玉则那边的旅游，当地的村子每年都可以得到好几十万甚至百万元的收入。”一个年保玉则临近村子老百姓这样问。但他不知道的是，年保玉则国家公园由于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内开发建设旅游片区和相关公司开展违规旅游²²，已于2018年4月10日起停止接待游客，至

²⁰ 引用自《公益组织也需要管好中三路》

²¹ 引用自《重新思考人兽冲突》

²² 引用自《中共果洛州委果洛州人民政府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公示》：
<http://www.guoluo.gov.cn/html/3124/291438.html>

今没有恢复。起初年保玉则开展旅游的时候，很多当地老百姓很支持，希望可以从中得到可观的收入，一位来自年保玉则当地的牧民说：

“我们这边有禁牧区，到了夏天，我们在那边搭黑帐篷，宰牛羊，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享受着清闲生活，但是我们没有收入，所以我们开始发展了旅游业，这样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我们并不清楚发展这样的旅游业到底能不能提高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当时在政府和村干部的领导下开始搞旅游业。可是，我们都不能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也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甚至，在旅游区堆满了垃圾，却很少能见到一个垃圾桶。”

两三年后，当地人发现旅游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经济收入，也对此失去信心，而且最初主要客人是知道“年保玉则神山”的藏族人，其他民族到该地区旅游的相对较少，他们来年保玉则地区旅游，经常会到处到草地上开车，乱扔垃圾，跟当地人一样严重缺乏环保意识。随着“年保玉则”名气的增大，慕名而来的内地游客也在逐步增加，除了垃圾等方面的环境问题依旧，还给当地的宗教文化带来很大冲击。比如，对于圣湖中鱼的捕食。“有游客去仙女湖里钓鱼吃，我们巡视时在河边看到吃剩的鱼骨。”而众所周知，大部分藏人不吃鱼。²³还有在炉子边烤袜子等等违反当地文化习俗的行为，更是引来了当地老百姓的反感。

即使不能带来很多的收入，有限的经济利益还是给当地社区增加了很多矛盾。据当地人说：“还没发展当地旅游业之前，我们经常会在邻里之间互相拜访，走亲戚，在生活上有任何困难和问题，完全可以向邻居请教。但自从该地区开展旅游业后，邻里之间出现了经济矛盾，互相抢生意，为了顾客互相争吵成为家常便饭。因此，邻里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²³ 引用自澎湃《青海三大景区暂停接待游客，年保玉则暂时关闭，重开时间未定》。



远眺年保玉则神山

年保玉则的旅游也如各地旅游情况一样，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政府统一管理的过程。刚开始搞旅游业时，年保玉则没有直达旅游区的公路，所以交通并不方便，2013年开始修建了公路，完工后久治县政府要求当地老百姓从旅游区搬出，并提出由久治县政府出面搞旅游业，但当地老百姓不愿意搬出。虽然他们很清楚旅游业并没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经济收入，甚至危害更严重，但最终大家通过大会讨论决定，让久治县政府接管旅游区。从2005年至今。并在久治县政府和当地社区之间签订了合同，百分之三十五的门票收入是本村的，百分之六十五的利润是久治县政府的，旅游区由久治县政府出资修建。在15-16年期间，来年保玉则旅游的游客达到16.1万人次，按照120元/张门票计算，会有1932万元的收入，当地村子会获利676.2万元。

在这样可观的收入下，还有很多当地老百姓不愿意开展旅游业。一方面是由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担忧，例如严峻的垃圾问题。2012年起，政府也开始在寻求垃圾的处理方法，但还未见成效。所以，当地村开始自行组织捡垃圾与处理垃圾，从18年开始旅游业已经停止了，当地的环境恢复了以前的美丽。虽然经济收入减少了，但对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还是基于对当地宗教文化冲击的担忧。据当地老百姓反映：“当时我们只注重建设带来的经济收入，却忽视了原本文化的重要性，那时久治县的县长是一位汉族人，他给当地的许多神山神湖起了新的名字，可是我们觉得县长的这种做法并不合理，该地区每个神山神湖的名字都有历史来源，有属于它们的传说故事，不能随意改动。”

同时，随着生态移民与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当地的生计方式、风俗习惯、宗教生活、建筑模式等各方面都产生着影响。访谈中得知，自从在该地区发展旅游业后，许多家庭都放弃游牧生活，搬迁到县城，开始做起了各种生意。也有人表达：“**但我希望我们藏族的后代在学习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同时，也重视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我们都很喜欢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一望无际的草原与万里晴空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村的旅游业是全村人开会决定的，政府与我们村签订合同后，虽然发展了旅游业，但是生态环境的保护非常不合理。**”

在 2015 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 TIES）给出了一个“生态旅游”的定义：旨在“**开展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²⁴如何能平衡好生态文化的保护，又能给当地社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并可以持续地支持当地生态保护？将是不久的将来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后的新挑战。

2. 不仅可以看到自然风光也希望把本地文化传播出去：来自年保玉则民间的尝试

年保玉则扎拉村的伊西卓玛做了多年的导游。她把游客带到自己所在的自然村，村民通过带领游客徒步或牵马的机会获得收入。村里只有 8 户人家，她注重村里的协商机制，带领大家统一定制租马的价格，谁家里有事的时候也互相帮忙，避免恶性竞争关系。一位村民说：“**大家日常生活中都是互相帮忙，生活在一起的。**”虽然景区关闭了，伊西卓玛带领所在行政村的村民在景区之外的地方开展旅游。2018 年，扎拉村 59 户牧民共同筹资 12 万元开始邦锦藏家生态园的建设。原县里教育局官员在村里挂职，为项目争取到了 15 万元。村民自发地把传统的黑帐篷、自家的老砖茶等物品贡献出来，以便向游客展现当地文化。在筹建工作方面，大家免费投工，将来按工时不同分红。

²⁴ “responsible travel to natural areas that conserves the environment, sustains the well-being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involves interpretation and education” (TIES, 2015).



邦锦藏家生态园里，村民捐来了自家的牦牛毛织成的布，缝制了黑帐篷。还要修建传统的炉灶。希望能把传统文化展示给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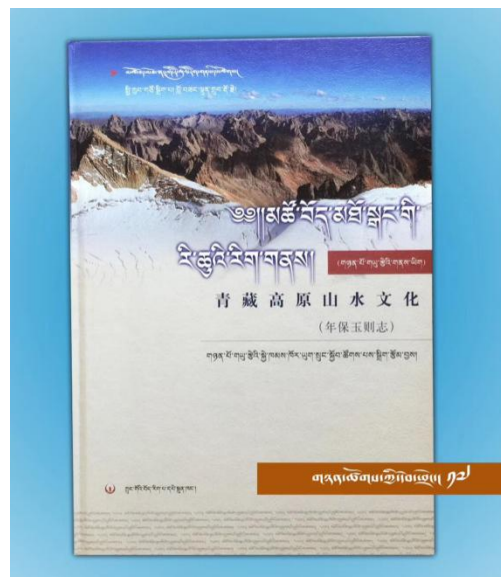
因为参与的大多数是贫困户，伊西卓玛需要写报告向政府申请更多资金。她也说了旅游发展面临人才紧缺的问题。特别是写报告、财务等方面没有合适的人。**有心的人未必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未必有心。**

虽然选择不一样，但每个村子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替代经济。在看到市场经济影响的同时，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是相比之前部落的形式，这些案例更多体现的是以行政村落为主体开展活动。有了权利与义务的认识，在讲究公平的同时，注重对老人等一些弱势群体的帮助，对村里公共事务的参与。体现了村落作为一个共同体。第二，和政府项目对接，基于政府扶贫的目标，基于贫困人口、妇女等特定人群，合作社得到了政府政策或具体项目的支持。第三，外来的机构可以在信息、技术、市场资源等方面提供帮助。第四，社区的主体性。根据本地条件，寻找不同的定位，推动者也各有不同，在外来机构的推动下，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简称“年措”）从07年开始在年保玉则地区开展保护的工作，他们的会员也参与其中开展年保玉则生态保护中各个方面的调查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摸底当地的动物植物、年保玉则的历史文化和山川湖泊等等。勒旺就是其中一个，在访谈中他介绍说：

“原来听说年保玉则周围有三百多大小湖，但根据我的田野调查，其实只有一百三十多个，我给每个湖都拍了照片，并搜集了相关资料。在我看来，若有外地人来该地区旅游，我必须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讲述我们家乡的神湖故事。2005年起，我在年保玉则周围开始搜集关于神山神湖的故事与图片，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解该地区的山水文化。”

年措协会还编辑出版了《青藏高原山水文化年保玉则志》、《论垃圾》、《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手册》、《藏区旅游不可不知的 200 事》等来整理年保玉则的生态文化。



3. 大猫谷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

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简称“山水”）从 2013 年开始联合玉树州杂多县政府在杂多地区开展雪豹保护工作，在开展雪豹研究的同时，培训国家公园园区内的生态岗位人员布设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也在国家公园试点区域内开启了社区合作社为主体的生态旅游尝试。在 7 月央视的新闻频道报道了山水的研究成果，至少有 40 只的雪豹个体出现在面积 1750 平方千米昂赛乡，可谓是世界上雪豹密度非常高的地区，也有“雪豹之乡”的美誉，这也为开展以“雪豹观察”为主的自然体验游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昂赛乡有年都、热情、苏鲁 3 个牧委会，由他们中的 22 户牧户组成了“大猫谷”生态扶贫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产生的旅游收入都将回馈到当地社区：45%的自然体验收入会归属于接待家庭，另外的 45%将投入社区基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剩下的 10%将

用于雪豹保护。2018 年一年大猫谷接待了 170-180 人（61 组游客），获得了 46 万元的收入，主要来自国外的自然观察者居多，由于没有在国内进行推广，来自国内的游客所占比例比较少（约 17%），但 2020 年由于疫情的缘故，大猫谷在 7 月刚刚恢复开放，转向了国内市场。这个合作社在 2019 年 4 月获得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授予的特许经营权。

在访谈中，有一个参与合作社接待外来游客的牧民家庭，在分享带游客的感受时，他说：“特别担心，担心这些游客他们交了很多费，我们也不能随便带这些人去普通的地方，但又特别担心他们（游客）安全，然后住吃还有生病等等都非常要担心，如果今天我一天待在家里，会非常担心他们（游客）有没有危险，他们（游客）会不会安全返回，如果有什么方面做的不好，就很愧疚，其他到没什么。最后有一些游客会给我们家两三百的奖金，或者给一些望远镜这些。还有我也特别担心这些游客会不会拍到他们想拍的那些动物，目前我带的游客基本上都拍到了，所以还是挺好的。”从话语中透露当地老百姓的朴实，他也表达很尊敬那些游客，希望积极提高自己的环境保护的意识，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有机会学习英语，希望孩子有更多的一些经验，不要总是呆在家里，跟这些老师一起吸取一些经验，也许对他的未来有帮助。

同时，近两年（19、20 年）虫草的价格都不好，往年卖到 6、7 万一斤的虫草卖不到 5 万元，给杂多这样的虫草大县很大的冲击，很多当地老百姓都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增加收入，例如昂赛乡除了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合作社外，本地还有很多大队组建的敞篷宾馆餐厅，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游客（多是非专门看野生动物，而是来此休闲体验的游客）。在访谈山水驻点昂赛的工作人员时，他表示：“这些合作社组织起来的服务弥补了他们无法满足的散客的需求（非自然观察为主的游客），又能给当地提高收入。”



访谈一户牧户家装修的新房子，收集了很多旧的马具作为装饰，希望未来可以接待游客。



昂赛乡某大队投资成立合作社建设的帐篷宾馆

在提高部分人收入的同时，如何均衡让当地每一户保护者从中受益，大猫谷特许经营权设计中的社区基金试图发挥作用，但也面临着挑战。首先受限于接待牧户家所在位置到雪豹栖息地的距离，参与接待的牧民收益有所差别。相较于热情和苏鲁大队，年都大队的位置很占优，22户合作社的接待牧户中，年都大队占了15户，社区基金也是按照大队来分配收入，这样年都大队得到的社区基金就会更多，这方面也引发了其他大队的不满，但这也是自然观察的市场起到的作用。据山水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也试图开发其他线路，比如观星，观鸟，徒步，还有骑马和牧户家生活体验，但是游客主要还是看雪豹，如果没看到雪豹肯定不会参与，只有看到雪豹后还有余下时

间，才会骑骑马，跟牧户挤挤奶什么。另外，受限于当地牧户的接待能力，如果这户人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没有汽车这样的交通工具，也没有生活必备家用电器，还是很难承担起接待的任务。因此，真正想做到均衡不同村子的每一户牧民是非常困难的。最后，社区公共基金的使用需要更多激发。山水的工作人员试图通过各种会议来激发社区一起讨论公共基金的使用问题，但是收效甚微，山水描述到问当地老百姓：

“你知道自然体验吗？”回答多是有亲戚做，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收益分配，再问到：“你们希望怎么用这笔公共资金？”很多人的回复就是“那就谁干得好发给谁么。”公共基金的设计是为了让村子整体可以从自然体验中受益并得到发展，但在设计之初到执行都需要村子老百姓能够参与其中。

在三江源地区，无论是国家公园试点还是其他地区，无论是叫做“生态旅游”、“自然体验”，还是“生态游学”，不仅当地政府、社区老百姓都对通过旅行来获得收益充满期待，这种模式似乎成为平衡三江源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必经之路。例如投资帐篷牧家乐形式的合作社，开放特许经营权给一些有资历的企业或者社区等等，各个保护机构也都在开展各类的旅行尝试，希望通过旅行收益来体现当地社区为自然保护所做的努力，同时体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但如何才能真正的让本地社区受益，在基于当地生态文化的基础上，并赋能社区提高当地人的接待能力，为今后独立可持续地经营旅行做好陪伴；同时，有科学依据有限度的开展旅行活动，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于原本脆弱的高原生态系统的负面干扰。在眼前的利益下，保持冷静的思考和足够的耐心，是社区老百姓、保护工作者的共同挑战。

三、讨论

从宗教用品在神山圣湖产生垃圾、神山地区允许挖虫草以及通过补偿的方式缓解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等问题中，传统的社会规范（原本神山圣湖的信仰）都随着社会资本、生活方式、政策影响等多方面的变化而变化，这背后是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所带来的挑战和矛盾。各个案例中的社区和自然保护工作者都在试图通过对

“新事物”（各种新的环境挑战）的理解，在原本社会规范的可变通下建立新的响应环境挑战的方式，例如，朵朵觉悟神山地区的虫草管理。

在响应环境挑战的过程中，民间的环境保护机构、政府、寺院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来协助社区平衡“发展和保护”。这其中，民间环保组织不仅提供知识、资金、技术等多层面的支持，更发挥着联结与协助者的角色。联结政府与社区，对接资源、市场，提供信息、技术，进行能力建设，关系的协调。与政府的合作关系，更对于开展示范性的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环境保护，要考虑政府的扶贫等更多目标，比如生态经济。与社区的关系，注重本地条件，尊重当地的传统文化。相信老百姓对新事物的理解及变通能力。并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当地人参与项目目的的多重动机。同时协助当地有推动力的小组和个人需争取到宽松的环境，并支持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保护行动体现多方互动

传统知识和新知识的融合是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实践技能的碰撞与对接，各利益相关方有冲突也有融合，权力关系嵌入在博弈过程中。多方互动的过程中，目标有分歧有重合，也有一定的挑战（比如政府与僧人主导的合作），一定的随机性（比如山水与昂赛乡的合作）。

社区保护行为是有多方推动和协助的，社区与其在互动中形成多种可能性模式。有中央政府推动的，比如国家公园；有县一级基层政府推动的，比如称多县的畜牧合作社；有本地政府与外来 NGO 合作的，比如昂赛乡的雪豹保护项目；有本土 NGO 或个体与外来 NGO 或个体合作的，比如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德迦的零废弃社区。

在三江源地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及重视，给各层次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国家层面来看，大的政策对生态也有慎重考虑。而三江源地区，由于其水源地和生物多样性的的重要性，国家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从林草局、国家公园等政府部门、州、县、村民小组、到个人，都会利用这个条件，为自己争取资金，争取项目，做自己想做的事。村民会说：“保护水源，就是为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作了贡献。”

政府的作用在中国的背景下显得尤其重要。其政策影响到大型项目的开展与停止，比如国家公园的建立，2018 年起国家公园范围内严禁采矿行为，年保玉则景区的关停。政府态度影响到宗教活动的开展，宗教人士活动的空间，影响到 NGO 各项活动

的开展。除了环保项目，政策还与精准扶贫、产业扶贫、妇女创业等项目有关，直接影响到集体、个人，特别是贫困人员，妇女、返乡青年等特定人群。值得注意的还有中央政府政策在地方的变通性，比如称多县政府畜牧合作社的案例。但同时，也要看到有时不同级别的政府，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有时也会差异。

不论是外来机构还是本地机构，与政府都存在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正如一位山水的工作人员所说，NGO 作为政府某一部分的补充，补充政府暂时所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可以观察到的是，有宗教背景的机构与政府的直接合作相对较少。

外来环境保护机构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些机构提供了资金、科学技术培训、理念推广、媒介宣传等多方面的支持。也有 NGO 反思，当地人对外来者有期待，外来 NGO 如果将资源撤走，当地人的能力很可能跟不上。

本地机构 NGO 有僧人发起的，也有非僧人发起的。僧人有其特殊的发心，有在社区推动项目的有利条件，更多地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此外，与外界的互动也给予普通个体的机会，比如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高、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

这些变通，是以行动为基础。本地人利用生态保护受到重视的大环境，把一些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虽然各方对于大环境的理解有不同，持有的目的有不同，但也有重叠、交叉的地方。社区作为权力较弱的一方面，在受到约束情况下，也在积极利用外界资源，寻求对社区有力的支持，NGO 的参与也是为了更好的平衡社区在发展中的弱势情况。

2. 传统知识与新知识的融合

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扎西桑俄说，“以前我们在大海里行驶坐的是船，现在我们要上岸了适应新的环境，要学会坐车。如何把船改造成车，如何适应坐车，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还在探索，也许现在还不是上岸的时候……”而传统文化和本土知识就是这艘船。

传统知识是在大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背景下不断被重新解读、实践及对外呈现的，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创新的过程。传统知识的变通性，不是对传统的推翻和取代，是交叉、重叠、融合、创造性地利用。上述的各案例中，可以看到本地知识对接不同的话语体系。传统知识对接国家政策及法律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在地的环

保行为有了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可以争取到国家的一些项目支持。另一方面，国家的重视也加强了环保的力度。当地人提到，国家重视环境保护，以前讲民众不太理解，现在政府倡导，接触多了，大多数人能听懂和接受。法律特别有效果，大家害怕罚款。

传统知识与新知识的融合，也是科学话语体系的对接。当地人学习或对接不同的理念，比如零废弃社区。学习和运用具体的技术，比如通过饮料的制作来增加对食品的认知，应用水质监测、红外线相机、生态农业、影像记录方式来做环保。也借助外来设计师改进手工艺产品设计。本地人有其能动性，鉴别、吸收、选择、转化的能力。在与外界的互动中，不断学习，选择性及策略性地运用。科学知识技能上学习，政策上利用，价值观上有时会有所不同。

扎西桑俄还认为，“外面的科学家主要给予的是知识和资金。保护行动应该是：科学家是眼睛，没有眼睛看不见路；老百姓是手和脚，没有手脚动不了；政府是力量，没有政府，科学家、老百姓没有办法做事情；文化和信仰是心脏，没有心活不了，也没有好的精神。”

重视传统生态文化观的力量，但传统文化不一定是好的、都是适合当今发展需要的，因此需要每一个保护者的敏锐观察、探索、实践和反思，未来形成传统知识与新的知识的融合，在与国家政策知识体系、现代环境科学知识体系结合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以解释和应对当地面临的新环境挑战。

3. 理解社区中人的复杂动机及实践

综合上文中的所有保护行动，最终都要落实到社区，社区的组织除了现有的行政管理机制（村委会）外，还有传统的组织（如寺院等）、新的公益小组（如村一级的环境保护组织、巡护组等）之间的协调、互助，都对于当地的保护行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各地垃圾处理的行动中，村大队、寺院、一些当地的环保小组都形成了对于当地垃圾问题的关注和行动。

以村落为主体的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共同参与一些项目，但社区内部也有非同质性。不是以信仰为基点去推测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从人性的角度，看到人的复杂动机。例如在神山的虫草管理上，可以看到身处神山周围社区老百姓的矛盾心理，在

无法有效控制外来人对于神山虫草的“偷挖”情况下，也就是遇到社区原本占有的公共资源被外来人索取时，有一种“还不如我们自己挖可以有效的减少外来人对于神山破坏”的心理；同时，社区所获得的收益又进一步回馈于神山的保护，似乎在收益和保护中寻求“利益”和“信仰”的平衡。

在国家公园建设的大背景下，各地社区都如火如荼地开展各种旅行及其相关产品的设计，从一个牧户家的布置希望体现本地的特色，到一个大队建立合作社开启帐篷宾馆等可见，当地社区都跃跃欲试，期待着可观的收入。“雪豹”等明星物种更是被社区认为是实现旅行收入的重要元素，就像一个牧民问到：“我们这儿也有雪豹，能不能也开展旅游？像某某那边的村子一年有……”，在曾经参与雪豹调查中，也出现过一些老百姓看到科学工作者捡拾雪豹粪便以为很值钱，拿粪便找笔者卖钱的情况发生。这些正是因为很多时候人类社会赋予野生动物及动物保护的价值和意义²⁵，在一些老百姓眼中形成了某种等式：“雪豹=某种机会”，因此，已无法将“保护”和“个人/社区潜在获取的利益”割裂来看，也不可回避的是原本在当地生态文化观中“众生平等”的价值观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约在十年前的调查中，笔者被问到的最多的是：“你们为什么只关注雪豹，不保护岩羊，不保护蚂蚁？”，很多时候人兽冲突发生时，老百姓也不会去想补偿，而是在想自己什么行为触怒了山神。而现在大多数当地人都知道：“雪豹是世界关注的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背后让人联想的是这一物种所带来的得到各种好处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自然圣境区域内都可见到社区组织起来，无一例外的开展巡山或巡湖等自发行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当地老百姓多会追随一些环保带头人（有僧人、年轻人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等等）并参与其中。因此，传统的生态文化观也依旧发挥着作用，但是不能高估其影响力，更要看到社区中个体自我的行动、反思的能力。随着新信息的大量涌入，当地人在学习和政府、外界资源可以交流的话语体系，例如当地人与利益相关方展开对话和协商时，尽管在具体理念及目标上有时并不完全一致，但还是会积极地策略性运用外界资源，为当地的生态保护付诸行动，同时也为自己的文化寻找正当性²⁶。

²⁵ Hussain, S., 2019. Introduction. In: The snow leopard and the goat: politics of conservation in the Western Himalayas. [S. l.]: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²⁶ 缪芸，《地方性知识的变通性》，2020.

4. 社区保护的需求和未来支持建议

在本项目调查的 31 座自然圣境地区，有 11 个地区有 NGO 的支持，有 10 个地区有当地政府给予的一点资金奖励，有 1 个地区获得了外界个人的支持，其中 10 个地区的自然圣境巡护的工作都是社区自发行动，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因此，每每问到开展社区保护行动的需求都有哪些？回答基本上围绕着资金的支持，包括买一个卡车可以运输垃圾、支持当地开展旅游等等。但当继续追问，虽然一个卡车可以过一段时间运输一次某某神山的垃圾，但怎么才能持续地减少神山地区垃圾的产生时？得到的回答寥寥。表面的需求似乎无法满足持续地解决当地的环境问题。但是理解下来发现，持续地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需要构建对当下问题的深入思考，这就涉及到想做事的人的能力。

以零废弃社区为例，推动者降央西然堪布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的雪域环保人，在过去多年雪域环保人网络的支持下，他结合了佛教的理念和现代的“零废弃”的思路为当地垃圾问题的缓解尝试了新的路径，从源头上控制了垃圾的产生。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班玛仁拓动植物保护协会的发展和对当地环境问题的回应，也都可以看出人能力的提升给当地保护所带来的价值。因此，相较于直接的资金支持，对于当地有意愿开展自然保护关键人能力的支持可以是未来资助的重点。

进一步设计自然圣境守护者能力的提升，需要从几个层面考虑，首先是关键人（社区带头人）的识别和对其的持续支持，可以通过建立网络互通有无的社区之间的学习，或者培训的方式，或者通过游学的方式等等来加强各地自然保护实践的沟通，游学中不一定全部是成功的案例，可能从失败的案例中学到更多，扩宽视野避免踩坑；其次，是要帮助关键人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可以由关键人挑选年轻人²⁷，送到一些 NGO 里实习后再回到本社区，如果未来在三江源地区开展工作的 NGO 形成一个联合的人才培养项目，开展共同培育，必将给当地年轻人更多的视角。第三，至少三年时间的持续资金支持，除了有资金在能力提升的内容上给予支持，也有给社区的年轻人的实习补贴，来保证这些年轻人可以更持续地学习和实践。

在调查中，很多人都提到因为受到语言的限制，无法很快的了解到如何开展保护工作。为了推动更大范围自然圣境区域的实践，可以通过自然保护信息的分享来达

²⁷ 摘自郭净《青海省措池村调查报告》，2006 年。

成，目前有两种思路。一方面主要针对有一定语言文字基础的社区精英，可以通过藏汉双语的线上平台进行内容的分享，包括但不限于现有的自然保护案例和故事，实地考察的内容分享，线上群内的分享讲座等等；一方面主要针对社区对环境保护有兴趣的普通老百姓，可以学习“防艾健康万里行”²⁸的工作或者在大型法会、赛马节的活动现场，开展社区宣讲工作，将更多的保护经验进行宣讲，同时设计一些以图为主的宣传资料。

最后，在各地的自然圣境区域里形成案例需要被认可和看到，这种认可需求来自社区，不关乎资金的支持，但是针对这个区域的保护权可以被政府（可以是林草局、国家公园、当地政府）赋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一份和社区签订的协议、特许经营权或者颁发社区保护行动者的“巡护证”等等，以玉树曲麻莱县措池村为例，当地社区最看重的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颁发的巡护证，因为这个证让他们在面对一些外来破坏时具有一定回应能力；也如在国家公园范围内授予杂多县昂赛乡社区的特许经营权，只有当地有深度情感连结和有一定经营能力的本地人开展这样的旅行，不仅会对当地自然保护有益，让当地社区受益，而且也限制了外来经营者由于缺乏对本地生态文化的了解造成负面影响。

²⁸ 防艾健康万里行：活动组织者和宣讲者是邱华绒吾，该活动坚持每年举办一次，为期2个月左右。2017年举办的第5届防艾万里行活动中，通过总结前四届活动的成功经验和所取得的教学成果，在历时56天的宣传之中，到达了3省、6州、18个县，行驶10083公里，举办了多达83场防艾宣讲活动，每场活动为2个小时，受益人群多达4万余人，其中妇女占58%。